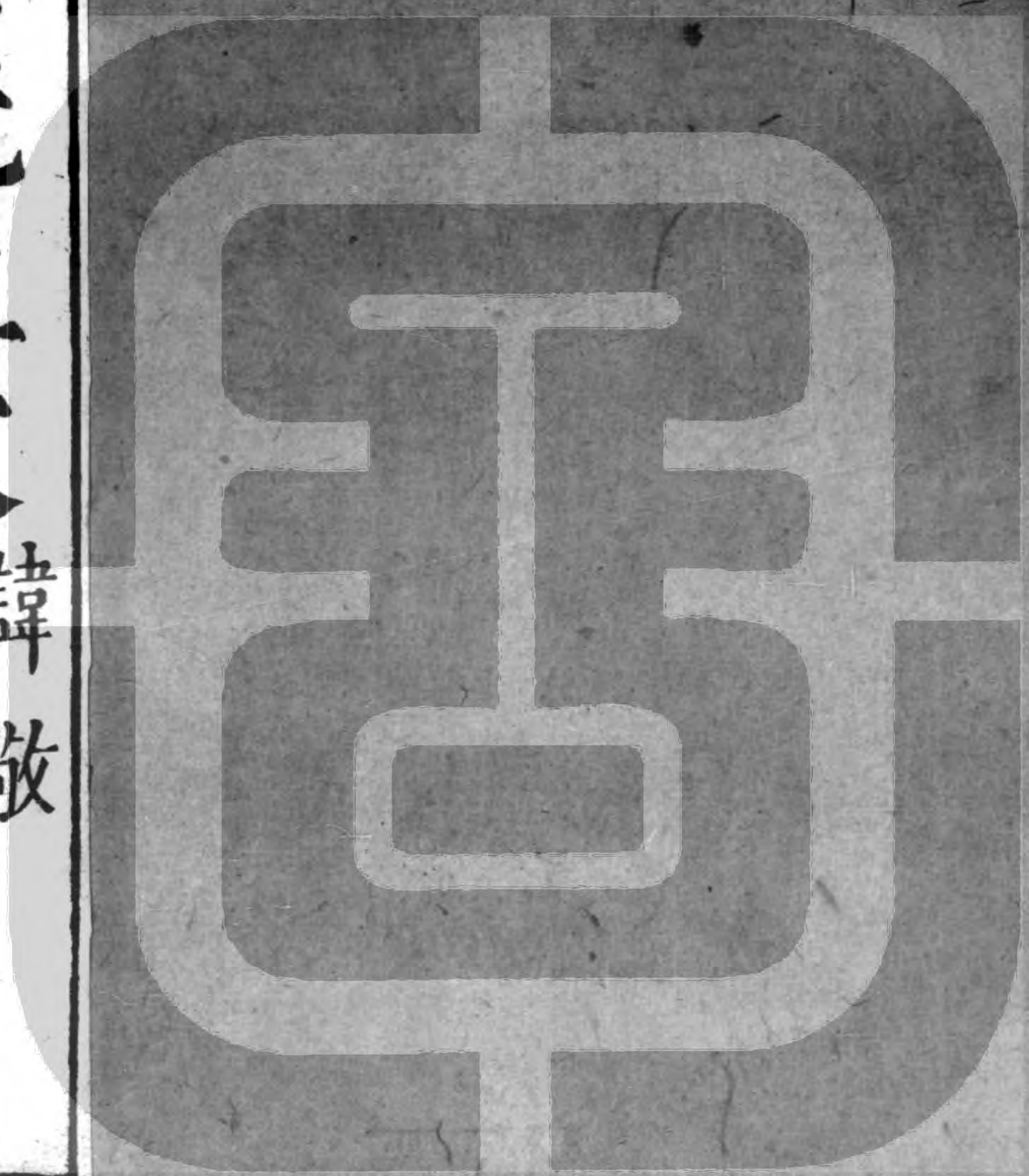


萬曆

郝楚望先生文

諱敬

己丑科



萬曆己丑

# 京山先生文

第三十四部



郝楚望先生制義序  
先生位不甚顯而其爲文也有  
大人長者之容天啓甲子間予  
猶及聞先生爲畱都大行欲橐  
所爲文往見之而卒不果嗚呼

士困於有司貧賤艱苦望見能  
文之大人長者如神人在絳霄  
如名位卑卑可以就見議論而  
終不復有姓名之通豈非學者  
之大懼哉予讀先生文而好之

爲紀其事願天下有能文者知  
天下有欲見之人而不可得也

固城陳名夏題



郝京山先生文目

學庸

大學之道在

二節

定而后能靜

二句

致知在格物

一句

瑟兮僖兮者

慄也

未有上好仁

一節

致中和天地

一節

故君子和而

二段

詩云鸞飛戾

二節

故君子以人

而止

凡事豫則立

二句

誠者天之道

一句

致至誠無息

而成

故至誠無息

三句

其為物不貳

二句

盖曰文王之

不已

故君子尊德

一句

辟如天地之

一節

惟天下至誠

全章

詩曰衣錦尚

一節

論語

子曰學而時

一節

子曰吾與回

一節

女弗能救與

不能

子曰以約失

一句

子路有聞未

一節

仲弓曰居敬

一節

回也其心三

一句

誰能出不由

一節

知者樂水仁

二句

君子所貴乎

一節

孔子於鄉黨

一節

回也其庶乎

全章

克己復禮為

一句

子曰主忠信

一節

夫達也者質

二節

冉子退朝子

一節

君子泰而不

二句

君子而不仁

者也

貧而無怨難

一節

子曰不逆詐

一節

衛靈公問陳

濫矣

可與言而不

一節

子曰人無遠

一節

子曰躬自厚

一節

禮以行之孫

三句

子曰君子矜

一節

知及之仁能

善也

道不同不相

一節

友多聞三句 一節 狎大人不詳 一句

君子學道則 二句 君子亦有惡 全章

我則異於是 二句 百工居肆以 一節

孟氏使陽膚 一節 可與言而不 一節

孟子心無感 一節 子曰不與 一節

昔者大王居 一節 其為氣也至 長也

見其禮而知 二句 工不信度 一句

存乎人者莫 全章 惟大人為能 一句

孟子曰有不虞 一節 世之相後也 二句

非禮之禮非 一節 君子所以異 心也

啟賢能敬承 一句 伊尹耕於有 一節

孔子進以禮 有命 伯夷舜之清 一節

仕非為貧也 全章 乃若其情則 至末

夫仁亦在乎 已矣 羿之教人射 全章

三子者不同 必同 萬物皆備於 一句

人之所不學 全章 孔子登東山 全章

君子之志於 二句 聖而不可知 一句

守約而施博 道也

補遺

先曰咨爾舜

一句

入之於不學

全章

三子德不同

必同

夫十而五乎

必同

於非德會心

全章

於非德會心

全章

於非德會心

全章

文目終

郝京山稿

固城陳名夏百史手評

○大學之道

二節

郝敬

聖經舉大學之全而推本其所繇得焉夫明德新民止至善學之全功  
 也苟非先明諸心而胡繇以得哉聖經若曰道之統體無外學之從入  
 有機缺於終者虧道之體而蔽於始者昧學之方是故大人之學且不  
 明於天下而安望其能得也吾試言其道其在明以德乎蓋人之所得  
 於天者理本常明勿務以習汙之則先明洞達之體流通于太虛能得  
 乎此而不負大人之身矣其在新民乎蓋民之所得于天者不異于我

勿務以愚棄之。則雍熙文明之化。昭揭於宇宙。能得乎此。而不負大人之業矣。其在止至善乎。蓋物我之會歸。皆有至理。勿務以私意遷就之。則大中至正之矩。究極其精微。能得乎此。而不虧大人之成矣。然必何如。而后能得哉。道之至極。入於微渺。而以膠擾之心測之。故昏無所得。心之往來。易于動搖。而以茫昧之見亂之。則蕩無所寧。有知至知終之明。故心有所期。而不雜於多岐。然後清靜寧一。可以研天下之幾矣。無以二以三之感。斯志所分。而不苦於朋從。然後湛思凝神。可以見天下之賾矣。收視返照。炯然見本明之體。天光發而昏佚之染消。明德之至善其繇。此得耶。達聰明目。廓然見物我之公。睿智運而曲成之教普。

知止一節不必逐句求詳而題義俱見以前有三正比故也

正收明新

新民之至善。其繇此得耶。所以功始于致知。而定靜安慮之益。不可誣也。必如是。而後稱大人之學哉。

前後融洽。湊接工夫。細密亦見前輩用心舉業處。艾千子

人知京山小題之勝。不知其理學邃深如此。布置三在先伏。能得知止一節。只渾說大意。此文章詳畧疎密之要。讀者勿貌求先輩。而以後駕病之。

大學之道 郝





惚之交已融而意見之滄盡泯無二三故得一以寧有常主故收歛而  
寐彼其朋從往來之私可以亂無主之衷而不足以亂素定之天也是  
故能靜也於定之后可必也而豈止於靜耶由是則安從生矣蓋人心  
處衆慮膠擾之際則不得安當萬感叢雜之際則不得安當此一念不  
動之后精常凝而神不乖內常泰而體自舒無出入故矜持不勞無攻  
取故意氣自適彼其張皇桎杻之私可以搖妄動之心而不可以搖無  
事之天也是故能安也於靜之后可必也而豈始於安耶挾持者定則  
志為帥而氣之剽悍不得以盪吾之天若操存者堅則理為主而形之  
震動不足以櫻吾之真宰以此圖事無不精矣以此求止無不得

矣孰非自定中來耶

此題難於講靜字不混定字安字不混靜字文得其解矣惜此法整  
縛無疎動之氣

定而后能 郝

○致知在格物

郝敬

大學之首務在窮理而已。夫進道始於致知也。物不格而知不可致矣。學者莫要於窮理哉。嘗謂大人明德於天下。不外乎心而已。心體未明。則終身之向往皆謬。是故學先致知尚已。然其功果安在乎。今夫人心莫不有知。如以其知而已。則自不學不慮。已有虛靈知覺之性。惟知求其致也。則必博綜遠覽。乃盡聰明睿智之神。將索之冥漠之中。以求默識。則境與心隔。而全體未充。故必合之見聞。而後神明之體始全。將馳於耳目之外。以希頓悟。則內與外離。而大用未擴。故必窮之象數。而後靈瑩之用斯彰。遠而天下國家。是吾皆備之物也。吾誠欲致吾之知。

而俾可以通民之故。類物之情則亦取物之在天下國家者日研窮之而已矣。近而身心意念是吾固有之物也。吾誠欲致吾知而使其行無不著習無不察則亦取物之在身心意念者日紬繹之而已矣。虛明之內原無此理而不觸則不通。外之探討日精則內之真明日啟矣。使理有扞格心亦茫昧耳。人性之秘每寓於物而愈精則愈覺外之事理未諳則內之愚習未破矣。使離物求知亦懸想耳。蓋天下未有昏昧塞淺之夫而能收明德之大效者。是故學以致知為入門。天下未有寡聞薄識之人而可語神明之妙用者。是故知以格物為實功。入大學者其知所從事矣。

○平實之文

○瑟兮僾兮者恂慄也

郝敬

傳者引言君子至善之心純乎敬者也。夫敬德之聚也。心純乎敬而善涵矣。雖詩所稱何加焉。傳者以為至善之理會於心而已。外心無所為善而外存心無所為止。吾嘗咏詩而見君子止至善之心焉。今夫人心之體本自無間也。一念不敬欲得而入之則踈矣。人心之機本自不息也。一念不敬欲得而乘之則怠矣。何言瑟僾也。詩之所謂瑟兮僾兮者。蓋言君子學問精密宴安之私化而為欽明之體。涵養純粹出入之機。欽而為欽翼之衷。非必搯之而後存也。其澄然者自無所馳焉。蓋人泯而天定。天定而神凝。當夫矜持渾化之後而常見其心之惺也。嚴

審莫加乎此矣。非必聯之而後合也。其純然者。自無所間焉。蓋欲淨而  
理融。理融而機運當。夫百誘退聽之後。而自見其心之壹也。武毅莫  
加乎此矣。天下惟人心放佚。而道心收斂。君子純乎道。故其心自惕。恒  
人之所謂戰懼。在危微之境。而君子之所謂戰懼。在宥密不收之天矣。  
是自琢磨中來者也。天下惟天理精明。而人欲昏昧。君子純乎理。故其  
精自徹。恒人之所謂警覺。在操持之日。而君子之所謂警覺。在靈瑩不  
昧之舍矣。是自切磋中來者也。此之謂惴惴也。試以一私投之。其能入  
耶。而安得不謂之瑟試。以一私間之。其能息耶。而安得不謂之憊。誦是  
詩者。可以興矣。惴惴二字。可謂發無剩義。但理語太多。少虛運致。

○ 未有上好仁

一節

郝敬

傳者論理財。在感民以義而已。夫財資於民也。有好義之民。而事可終  
富。可保矣。存乎上有以感之哉。嘗謂國家不患貧。而惟患民有不忠。其  
上之心。夫以四海之大。億兆之衆。豈憂財哉。惟民不忠。其上雖智盡力  
索而下不應矣。吾因是而得國計之本焉。供賦未終。不敢言貧。而先勤  
恤民隱。以作其愛君之志。府庫既充。不敢言富。而先軫念民窮。以迪其  
奉公之思。利者民之心也。上捐利以遂其心。則下見以為愛已。而益傾  
心以戴之。情所必致也。財者民之命也。上散財以寬其命。則下見以為  
厚已。而益委命以事之。理所必然也。豈有好仁之主。而不獲好義之報。

者哉。至是而又何憂於財矣。凡財之不足有二。在民者不肯輸而輸之。于上則取之不能得。在官者不能保而侵之于民。則得之不能守。民既好義矣。未輸者必樂為輸。固不忍閭閻有餘蓄而使好仁之主。厘不足之憂也。我知事必有終矣。既輸者必願其享。固不忍帑藏有悖出而使好仁之主受爭奪之禍也。知我府庫皆財矣。逋負之民。至有身被督責而不肯輸一財以助上者。其心固甚拂也。好義則其心順而不待於強。豪悍之民。至於身蒙顯戮而竟甘為攘奪以自私者。其情不得已也。好義則其分安而不忍於背常賦之中有餘力。內帑之積。又有餘蓄。凡府之貯常盈而終歲之入。又為可繼。是皆好義之民之所致也。而皆好仁

之主之所孚也。然則邦國之道。固無外于使民好義耳。區區聚歛豈良術也哉。

終事守財另結一局。穩收好仁之效。不必挑剔。未有虛字。此法家手筆。

未有上好 郝

○致中和

一節

郝敬

君子體道之極而功參造化矣。夫人心與造化通焉者，也。中和致而三才一矣。位育不可幾哉。且道者上生天下生地，中生萬物，而其真精妙合於人之一心。人心者三才之宰也。是故一念偏倚而咎徵已兆於陰陽。一念乖戾而疹氣遂通於象類。此感合自然之理也。體道者誠思吾心未發之中，所謂大本而天地之根，萬物之命。此焉伏也。故其戒懼之心制其偏倚之心，久之偏倚之心化而并戒懼之心，亦化無出入。渙然一未發之真境，而中斯致矣。又思吾心中節之和，所稱達道而天地之門，萬物之機，此焉出也。故以謹獨之心制其乖戾之心，久之乖戾之

心融而并謹獨之心亦融不識不知粹然一中節之真幾而和斯致矣  
常斯際也一人建中天下化中無為以守至正而清淨寧一之治默成  
無心人主和德百姓和合協氣盈于宇內而愷悌雍熙之澤薰蒸無間  
俯仰覆載但覺乾坤之俱泰耳蓋天地之真位已久而惟有中和之君  
子燮理其間則三光調而四維奠若自我鎮定之矣博觀品類但覺群  
生之各正耳蓋萬物之發育已久而惟有中和之君子輔相其間則形  
色渌而精神悅若自我涵濡之矣蓋天地萬物與我同一初分之中  
自我致則我即司造化之命天地萬物同一保合之和自我致則我  
即極亭毒之極此盡道之極也必如是而後真能無須吏誰也已  
造理深通篇不着一虛飄語再能元情其氣不讓鹿門震川矣

故君子和

二段

郝敬

君子執中於人己之間而其勇大矣夫和易流而中立易倚也於此而  
允執其中非天下之大勇孰能與於斯中庸意曰天下之言強也則氣  
而已不知天下惟理至公而氣為私故勇惟理至大而氣為小彼南北  
之強任乎氣者也乃君子豈若是乎蓋力可以勝天下之重而不能制  
一念易弱之心故抑情難也勇可以輕一世之任而不能挽一念習尚  
之偏故克己難也君子惟有見於理謂吾不必與世違而後為強也嘗  
與人和矣和則以情勝而阿比之士入焉而流而君子不為之流也嘗  
溫厚不激之量亦有嚴毅不回之操蓋衆人之所謂不流者每得之好

和字從與人說最是

方見學力

不流不倚得見然又



○示○離○中○和○二○字○  
 異○之○中○君○子○之○所○不○流○即○人○情○易○遷○就○之○時○而○獨○能○制○之○者○也○斯○其○為○  
 強○也○有○寬○柔○之○士○所○不○能○勝○果○敢○之○士○所○不○能○裁○者○不○亦○矯○哉○是○強○之○  
 見○於○處○衆○者○然○也○又○謂○吾○非○必○有○所○附○而○後○能○強○也○嘗○中○立○矣○中○立○則○  
 寡○與○而○委○靡○之○夫○當○焉○而○倚○而○君○子○不○因○之○倚○也○無○朋○比○相○依○之○勢○亦○  
 無○杜○已○徇○人○之○私○蓋○衆○人○之○所○稱○不○倚○者○每○得○之○多○助○之○時○君○子○之○所○  
 稱○不○倚○當○人○情○易○搖○奪○之○日○而○獨○能○操○之○者○也○斯○其○為○強○也○有○涵○容○者○  
 之○所○不○能○忍○剛○勁○者○之○所○不○能○勝○者○不○亦○矯○哉○是○強○之○見○於○持○已○者○然○  
 也○何○也○弱○者○所○不○能○勝○而○有○力○者○勝○之○故○命○之○曰○強○為○其○有○無○人○之○力○  
 也○強○者○所○不○能○勝○而○君○子○勝○之○故○又○命○之○曰○矯○為○其○有○配○道○之○勇○也○然○

則士惟貴自強哉

中和即未發已發之中和此從與人持已上說不必深作玄微語故  
 文以易明易行為貴如京山先生作步容與又安得別有玄微處  
 也

故君子和 郝

中庸

○○○詩云鳶飛

二節

郝敬

中庸贊道無方而因際其全體焉夫道不可以定在拘也合夫婦與天  
 地觀之而全體可識矣道真費矣哉子思意曰斯道有真機有大全不  
 知其機者滯於上下而不窺其全者遺于遠近今即聖人天地所不能  
 盡愚夫婦之所知能觀之將自統體者以測其機固流動而無方將自  
 活潑者以究其量尤該括而無外詩言鳶魚矣言道之上察于鳶由鳶  
 而下而至於魚皆是也詩言天淵矣言道之下察於淵由淵而上而  
 至于天皆是也俯仰覆載觸處皆不盡之知能升降浮沉無所非散  
 見之化育神矣哉君子之道周流無際而何有端也○充塞無極而何有

中庸

至也。試求其端。夫婦其端乎。蓋道雖無始。充周之神。每於日用之近。而  
露其一體。自居室相成。而乾坤之大義。呈其兆矣。其諸察上察下者之  
散殊。而不可遺哉。試求其至。天地其至乎。蓋道本無盡。易簡之精。徹于  
法象之表。而併為一理。自兩儀成位。而知能之妙用。會其全矣。其諸察  
上察下者之瀰漫。而不可禦哉。要之莫微於夫婦。尤莫微於鳶魚。但道  
待人行。而夫婦人之微也。是以端在夫婦。而不在鳶魚也。故鳶魚所以  
言道之機。而非所以言道之端。天地固遠。飛躍亦遠。但天地固飛躍。而  
道包天地外也。是以察極天地。而不止。飛躍也。故飛躍可以觀道之真。  
而不可以盡道之量。斯言道矣。

有尾

予初嫌此文渾說道體。隨題可用。細求之。於題甚合。夫婦天地並舉。  
中間遺却聖人。然聖人之至。與天地同。玩本章三及其至也。言天地  
而聖人在其中矣。鳶魚上下。只是夫婦天地影子。故末節結言之。以  
申上文也。倒底只完得語大語小。莫載莫破。費莫費于此。而隱莫隱  
于此。內外一原。顯微無間。京山性命之學。蓋日進以深矣。

詩云鳶飛 郝

○故君子以人而止

郝敬

觀君子治人之方而知道不遠矣夫道因人而具也以道治人而無過

責焉斯其為善誘乎中庸明道不遠人若曰道之遠人也學道者之過

亦教人者之過也求人所以所難責人於己甚其蔽不至於遠不已矣吾

觀伐柯之詩而知君子之教焉蓋啟迪雖在君子使人當是理而強以

戒治之則機不相通故觀於人而察其則之不遠也即由是以行吾之

啟迪曲成雖在君子使人無是理而別以人治之則道不相貫故又觀

斯人而諒其則之本有也即由是以行吾之曲成受生之始有與形色

而俱降者即人之所以為人也彼雖放佚未嘗失此人而即使窮高極

高晉已... 郝敬

... 夫道因人而具也... 郝敬

遠亦非能離此人也。惟以是責望之而已。厥賦以來，有隨性命而各正者。是人之自以人也。雖有明聖，亦惟盡此人而彼即改心易慮，亦不過還此人也。惟以是開導之而已。教者既因人而責人，則學者不過以已而從已。開天下以易入之路，人安得而不改。始既為其不盡人而治終，即當諒其盡人而止。示天下以從一之準，吾何心而過求。以人合人，其則精密易真，而改之際正契合之際也。迨其機而與之休息，則彼意氣不盈而不浸淫於他岐。以人盡人，其則適中易過而改之時正當可之時也。量其節而使之持守，則彼心思不鑿而不鶻於高遠，不然不改而治既改，又治彼乘是而惑，於是乎索之隱矣。故止者決之上方也。不改

不止。既改又不止，彼乘是而懼，于是乎逃之怪矣。故止者安之正術也。斯則君子之教哉。豈其遠人為之，而奈何世人之競為奇也。改而止，仍用全力推勘，不混，說過此作者微細處。

故君子以 郝

○ ○ 凡事豫則立

二句

郝敬

聖人決成敗之幾在乎豫不豫而已夫天下無卒辦之事也豫則立不  
 豫則廢事可不前定乎哉夫子意曰自古人君之為天下國家其經畫  
 豈不盡備哉然興廢之迹相去至遠何也吾以為經畫者其事而非所  
 以立其事也事之立其由豫乎廢其由不豫乎蓋世主沉溺於積習之  
 久而願治於臨政之時苟且於居常之安而襲取於應變之際者其通  
 患也○不知先事早辦而從容以圖其成臨事強持必造次而失其據擇  
 之於事幾未萌之始而藻鑑素明疇昔之計慮已精矣遇事惟舉而措  
 之又何廢也苟其識見未審卒起而慮天下事則必有茫昧無主而失

正以淺顯合題

印京山真

事理之宜者。廢焉而已。養之事變未櫻之先。而操持素力。疇昔之涵養也。固矣。遇事惟逸而待之。又何廢也。苟其主宰未定。卒起而任天下事。則必有因循不決。而失事機之會者。廢焉而已。成敗利鈍。事之終也。而常起於漸。豫者杜其漸。不豫者徂於漸。故一成一敗。而其去相懸矣。理欲得失。事之原也。而常萌于微。豫者防其微。不豫者忽其微。故一得一失。而其來固殊矣。明主履先憂之慮。而能收功於臨事之日。庸君徂旦夕之娛。而竟扼腕於危急之秋。廢與立之所由分也。為天下國家者。當思豫哉。知幾其神。至誠前知。皆神聖地。此題曰凡事便當在庸常處立論。豫字人。不可言。皆人。不能言者。以此見京山之修辭立誠。

○○誠者天之道也

郝敬

中庸以實理歸之自然見道之原也。夫天下之理會於誠。而為天道。君子純乎天則誠矣。嘗謂理之真宰曰誠。道之大原曰天。有一毫駁雜者。即不誠。而容一毫人為者。即非天。其機非有二也。君子灼觀道真而知誠者。即天之道乎。何也。大凡憍詭虛妄之倫。皆生于矯揉。而穿鑿傳會之巧。終歸於幻化。若乃一真常抱先天而生。終古而存。皆太始太朴之精。而造化無所容其功。物與無妄出之愈。有取之愈足。皆不識不知之用。而人謀無所施其功。兩間之變化紛擾錯綜。一有不實。吾懼其此足而彼歉矣。乃其形色象貌條理不亂。豈虛偽哉。故舉而名之曰誠。即天道。

之精蘊也。一理之堅固渾淪真朴。稍涉事為。吾惧其淳漓而事散矣。乃其冲漠恬淡。咸亨各正。豈強設哉。故舉而名之曰誠。即天道之流行也。真與偽相濟。而屬於真者。必其厥初本末之體。雖使機械交錯。絕白不備。而就其中有一真不散者。非人力也。是天道之不變也。天與人互勝。而出于天者。必無粉飾鋪張之工。雖使人為矯拂。真性淪亡。而就其中有一念不欺者。非人力也。是天道之不蔽也。生、化、鈞陶萬品。誠之真際。要非彫刻而修飾之也。無言而形自肖。謂之天工。不息不二。終始乾坤。誠之運旋。要非矜持而固結之也。無為而往來自通。謂之天行。蒸民未生。萬有未萌。一元停蓄。不於穆是在天之天也。固天道也。神知已發。事為已著。一理順適于自然。是在人之天也。亦天道也。彼天與之人。捐之其名曰棄天。與之人收之。其名曰事夫。不可不辨矣。講天道隱。結出人道。此理人。見得方是合作。若只索解玄冥高。置誠者在閭闔廣莫之間。真雄誕其說。以欺天下者也。

誠者天  
郝



故至誠無息

而成

郝敬

中庸散至誠之妙而極贊其功用之自然也夫不息而久誠之運者神

矣徵之則業與造化並也而豈強致乎哉嘗謂天地名物之理涵于人

心人心一念不寔內以作提起詞意深厚輟之私修飭天德而外以鋪張之迹粉飾王

道於是狃於卑功近利而民物不蒙其庇矣惟天下之至誠乎何則宇

宙之事業皆成于久人心之精神常凝於誠至則以純固之心涵天

下之化原而存之無間可謂不息矣無息則以宥密之精運天下之治

機而居之無倦可謂久矣自織妄既淨以來內之培養本原者既愈積

而愈奮自一真常定心後外之浸灌民物者又日深而日崇此豈能無

此處有極淡之筆法，字跡模糊，似有「中庸」等字，但難以辨認。其內容多為對正文的疏證或心得。

徵即於是。有舒徐永賴之仁。誠之所敷布也。於是。有暨及淪洽之化。誠之所漸漬也。於是。有峻極光被之功。誠之所發越也。民物待聖人。以阜安而持此。以覆載曲成。奚不足乎。造化待聖人。以參贊而持此。以配合不毀。奚不同乎。然則。遵何道而能如此也。以為出于表暴。彼其文明。同於化光。而豈見之。功以為出于變革。彼其更化。同於資始。而豈動之之力。以為出於造作。彼其曲成。同於化育。而豈為之。方是何也。本不息之誠。以運於內。故存神而不宰。由不息之誠。以通於外。故過化而無心。不然。一念不誠。則其德為襲而已。襲則有心矣。一念不誠。則其業為假而已。假則多辜矣。欲無動變作為也。難哉。

配天節

如此節

高明節

有尾

布置既均。詞理俱醇。淨不苟。艾千子

熟于性理。諸書字。精沉于精沈中。時見光氣。不是供應理題舊格。

故至誠無 郝

○○○故至誠無息

則微

郝敬

中庸論誠之幾以積而顯也夫德莫大於久也誠積而至于久其微焉

可已哉且實理之在人心也有真積有真機偽滯于中者多作輟之私

而襲取于外者虧時出之本惟天下之至誠乎蓋誠者純粹不雜之精

也誠至則舉幾微隱約而纖忽之妄化而不有誠者真一不二之理也

誠至則通隱顯動靜而太始之懿凝而不散我○是○以○知○其○不○息○焉○何○者

人○心○理○與○欲○交○相○雜○操○則○方○寸○而○離○合○萬○端○以○是○謂○之○息○也○誠○之○至○者

醇○乎○其○醇○無○復○有○一○疵○之○雜○以○投○其○隙○而○離○之○雖○此○心○之○幾○未○嘗○無○通

復○而○以○理○乘○理○惟○見○其○純○然○如○一○耳○何○息○之○有○我○以○是○又○想○其○久○焉○人

高齊

郝京山稿

心出與入交相起滅則頃更而倏忽萬變以是謂之不久也無息者愈引愈長無漫有俄頃之停以究其止而終之雖此念之運未嘗無先後而徹始徹終惟見其循環不窮耳何久如之至於久是內聖之極而外王之端矣存亡反復者人心之害惟久則馳勉強矜持者人心之弊惟久則化一真不變是緝熙之境也則內之已無可加而機不得不溢而之外於是有形而為朕兆者矣時保無斲是達化之原也則大本既已豫立而勢不得不顯而為用於是有發而為事功者矣蓋聚精會神天下無不可定之業而漫澗漸漬在哉有不密秘之機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吁于其不息而久也見誠之積于其微也見誠之機此至誠之妙也此醇儒見道之言讀此遇理題不敢輕下一筆

○其為物不貳

二句

郝敬

觀造化之所以不測者而知誠其神矣夫天地之生物盛矣而惟不貳故不測焉然則天地豈外誠哉嘗謂理莫神於一者實理之凝而萬殊之摠也天下語至不一者天地所生之物而即至不一以觀一則知一之神矣吾謂天地可一言而盡者奚以明其然哉今夫萬物法天地故萬物為天地所生之物天地法道故天地又道所生之物也彼其為物也人徒見廣生大生變化無端以為生物之用顯而不知以清以寧渾淪不貳故其綱緼之化神終古而不變者是其為物之貫終始而無貳也無始無終而萬物之始者終者往來代謝莫得其循環之有蓋太

虛常凝。而生長歸藏。自各正矣。孰得而測之也。渾同而無間者。是其為物之涵大小。而無貳也。無大無小。而萬物之大者小者。紛綸交錯。莫得其鈞陶之本。蓋太始不離。而升降飛揚。自並育矣。孰得而測之也。物惟假設。故為萬以待萬。其萬可以數而推也。此其為物。惟漠然玄同。而無方所之可判。雖其聚散雜合。萬有盤錯于中。而其生上者。未始與生俱散也。以無生為生。孰得而測其生哉。物惟襲取。故以多而待多。其多可按形而求。此其為物。惟澹然純固。而無端倪之可循。雖其剖判支離。群生消長於中。而其物上者。未始與物俱多也。以無物造物。孰得而測其物哉。蓋論其所自來。一生兩儀。兩儀生萬象。愈生愈繁。而皆不貳之分也。究其歸。萬物歸天地。天地歸元始。愈歸愈合。而皆不貳之統也。大哉誠也。天地且不餘外。而况聖人乎。寬廣有體。不盡以精刻見長。

其為物不 郝

○○蓋曰文王

不已

郝敬

中庸發聖德之蘊。而明其不息焉。夫德惟純則其精自明矣。其機自不息矣。豈有二致乎哉。中庸引詩而言曰。論至德者。以日章為妙用。以恒久為真機。而其原歸之乎。不雜而已。觀詩言而知天道之不已矣。至於文王而獨以純言之。何哉。夫文之為文。昭也。詩不言不顯之功。而言其德。蓋德固所以為立功之本。詩又不言於昭之德。不言其純。蓋純尤所以為文德之精。天下惟理境清明。欲境昏昧。文王心純乎理。而瑕疵之累盡消。故粹白之光。昭揭於宇宙。而周家一代郁之運。皆審密之中所培養。而宣洩耳。天下惟道心宣朗。人心壅遏。文王心純乎道。而纖

悉之私不雜故烈假之敵經緯乎天地而百年綱紀作人之治皆湛一  
之中所醞釀而敷布耳然則純非文之所以為文哉顧純一而已其精  
煥則生文固聖人之所以經世其理一則生久又聖人之所以同天清  
明之體非但瞬息也本純以為文其文稱緝熙焉蓋凡理運而欲入者  
理遇欲而間純乎理自無間之可停矣所以當世歌不顯而亦歌疊  
也非與於穆同運者哉宣朗之神非但幾希也本純以凝命其命稱永  
配焉蓋凡人危而道微者人乘道而息純乎道者自無時之可息矣所  
以當時詠純德而亦詠勉也非與天命同久者哉德莫大於文惟純  
足以基之道莫大於天惟純足以合之信乎純之為要矣詩蓋善言聖

者哉

不已上已見過此言文與天合德耳文特痛發純字所以為文有實  
事可見精深高卓一時無兩

蓋曰文王 郝

○故君子尊德

問學

郝敬

兩觀君子修凝之目而心與知融也。夫德性道之原也。與道之紀也。兩者交盡修德凝道無餘功矣。今夫道非色象之倫也。故不可索之陳迹。道非幻化之術也。故不可驚之清虛。何者。吾人內涵心性外緣耳目。而後道以之運。主靜者托之乎治內。而耳目未加執竊冥以懸測。不可以凝道。外資見聞。內操真宰。而後道以之完。記問者託之乎括綜。而真宰未會恃聰明以探取。亦不可以凝道。惟君子以德性為主。本操存素定。而又遠蒐旁採。以寔空明之體。以問學為從。入覃思研慮。而又反觀內照。以融支離之迹。發育峻極之理。未能會也。靜觀真性。喜怒未生。哀



樂未形以至微之既顯隱之既見何莫非洋上者之涵其精也故大慎  
恐懼凜乎恭敬不二此其中有學問所不能傳者是象數之門也而  
君子非徒求之名物已三千三百之理未能析也博觀紀載帝王之經  
綸明聖之述作以至天高地深鬼神幽遠何莫非優上者之寄其秘也  
故博學審問循上然紬繹有方此其中德性所不能藏者是精微之著  
也而君子非徒求之空寂已人生而靜載藉所不及思慮所不加固尊  
德性之外無餘物及形生神發以來而變化之繁巧曆不能舉其數矣  
不有學問之道何以哀其繁而歸之統宗法象既形窮古今之變類事  
物之相固道問學之中有真蓄邇兩儀未分以前而泰始之精聲臭無  
以狀其秘矣不有德性之尊又何以摠其大而約其繁細君子不敢偏  
于內不敢偏于外而兩者交盡其物則庶乎德可備而道可疑矣  
字上見骨見血作理題不如此終不足以訓經見聖也微傷濃密分  
別存之

故君子尊

郝

○ ○ 辟如天地

一首

郝敬

中庸狀聖德其體全而其用妙也夫道體至大而用至神也知天地四時日月者知仲尼之道矣今夫論道者上極於天下極於地中極於帝王而天下無餘理矣仲尼者一舉而凝承之吾想其會神化于一原而聚則成體散則成用妙混闢于一心而合為一貫離為萬殊取而辟之其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乎其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乎蓋其萃古今名物之精蘊而括之度內又舉古今千百年之運行而通之一息合上下宇宙之實理而會之淵衷又舉宇宙千萬變之經緯而析之一心纖忽以上自六合以下凡為斯道之所昭察者無不一負

此○說天地

郝京山稿

以下說四時日月

荷而包括之矣○而非散亂無紀也○其間變而通化而裁○萬感交錯而由其無體者以順應之○統同之中而條理又不爽也○自須臾而往自太始而來凡為斯道之所貫徹者無一不承籍而併懷之矣○而非絕續不繼也○其間靜而翕動而闢○應變無方而由其所大畜者以迭運之○合一之中而運量不窮也○當其哀而聚之也○見謂兼收無擇其出易混而聖心廣大者未始不清明○蓋雖萬象歸宗而森然各正自足以裕時出之機矣○奚至於混而無擇耶○及其剖而判之也○見謂支分百端其內易匱而聖心錯綜者未始不該博○蓋雖員融不拘而範圍已定自足以神逢源之化矣○奚至于渙而無統耶○是蓋一心之中帝道涵焉○王法寓焉○天運

歸焉○地紀會焉○即二儀之包羅不闕于此矣○一心所運行帝而帝行王而王效天而天法地而地○即王氣之變通二曜之著明不神于此矣○然則以天地之持載覆幬○四時日月之錯行代明○擬之豈不相為脗合哉○吾于是而知仲尼之大矣○  
下節小德大德○總見此節○文氣與前深淺○學者不敢望

辟如天地 郝

○惟天下至誠為能經

全

郝敬

中庸贊至誠之功用而極於不可知焉夫誠理之會也誠極而其功用

神矣容得而測之哉且斯道在人為經常在心為本原在兩儀為化育

而名之為仁為淵為天總之不越實理而已恒人一有未實則功用窒

而其衷亦淺之乎易測矣惟天下之至誠也秉聰明之資以合天而民

彝物則渾為一理涵睿智之神以立德而天人性命融為一原故其惇

庸可以立人極而語能經綸大經者必其人也其心思可以通萬變而

語能立大本者必其人也其神智可以參造化而語能知化育者必其

人也皆儒先詳精之語本一理以神其功而功成不宰由自然以顯于用而妙用無心是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固至誠之能事也。而何所倚哉。吾故於經綸而見仁。於立本而見淵。於知化而見天。是自其作用而想其衷之存也。而其所以存吾不知也。吾又于仁而諒其肫。於淵而諒其淵。於天而諒其浩。是自其不倚而想其化之神也。而其所以神吾不知也。盡倫盡性之境。惟心涵者乃心知之。非揣摩揆索之力。知天知人之妙。必深造者乃深契之。非耳目聞見之功。何也。至誠以其聰明睿智者出之。無聰明聖智則有倚之。知與無倚之知。終不可以強通。至誠以其合天者運之。不達天德則其所未得。與其所寔。有終不可以臆合。其孰能知之哉。然則經綸立本。知化之妙。運之至誠。而至誠不自知也。達之天下。而天下不能知也。所謂至

妙至妙者與。

知至誠。仍是至誠。中庸至此章。微矣。密矣。作者必于聰明睿知之止。又添一層。皆涉虛見。獨此文直捷。還題。

惟天下至

郝

○○○衣錦尚綢

一節

郝敬

中庸論德之基亦惟求之於己而已矣。蓋道具于己者也有為己之心而益研其幾焉則近德矣。詩言可興哉。中庸意曰斯道之敬也。拘象者失之支而務外者失之泛也。此至德之所以日遠耳。何如而後入德哉。吾以為德有真境不在英華之末而在精實之中。德有真幾不在博綜之泛而在近裡之地。是故觀於尚綢之詩而知古人之用心矣。乃君子之道而豈貴文乎。其間然者與世之的然者異。而味之則淡。辨之則簡。即之則溫。一綢之尚也。其日章者與世之日亡者異。而至味存焉。至文炳焉。至理涵焉。一綢之蘊也。此其心即篤近之心而肯從求之遠耶。蓋

只從尚綢去案不粘闕字

中庸論德之基亦惟求之於己而已矣

深○知○夫○遠○之○始○於○近○矣○此○其○心○即○自○修○之○心○而○肯○遠○求○之○風○耶○蓋○深○知○夫○風○之○始○於○自○矣○此○其○心○即○謹○微○之○心○而○肯○外○求○之○顯○耶○蓋○深○知○夫○之○發○于○微○矣○其○所○立○志○不○外○於○潛○修○而○即○沉○潛○之○中○反○觀○夫○理○道○之○本○其○所○用○功○惟○在○于○切○已○而○即○為○已○之○心○內○燭○夫○幾○微○之○原○中○庸○之○理○悃○幅○無○華○一○念○誠○慤○自○可○以○會○其○真○而○其○天○不○漓○矣○性○命○之○精○易○簡○有○要○一○念○內○照○自○可○以○執○其○樞○而○其○守○不○弛○矣○不○散○文○理○之○蘊○此○其○常○凝○而○遠○與○風○顯○之○化○此○其○漸○達○德○不○可○幾○而○入○乎○然○則○求○道○者○何○樂○而○篤○於○遠○也○為○已○知○幾○非○屬○兩○柱○入○知○遠○之○近○三○句○只○一○為○已○吞○吐○而○知○幾○自○在○其○中○此○等○微○心○上○可○與○孔○孟○相○質○世○之○表○飾○章○句○以○稱○儒○者○此

○○○學而時習之

一節

三

郝敬

有深造之功者有自得之益也夫學必由悅心而後有真得也然必於時習得之習之不可已也如此夫嘗謂道自然之物也學勉強之方也雖善學者其初豈無苦難之患哉要在純其功耳今之學者其功倏然而作倏然而輟依違而從道既無恒久之功其衰迫而後起激而後奮強心以就理必無自得之妙善學者不然始焉畢力貞之以渾離合之迹操之愈久則守固利生而扞格可以漸融始焉矢志合之以堅久暫之守存之匪懈則習慣成性而拂逆可以無患後事先得者其心雜攻已攻人者其力分吾惟翕聚其精神以歸於學而斯須不間久之精神

○是此題○正解

所貫將必有渙然釋怡然順而沛乎洋溢者是功之靜專所蓄而通也。有事而忘者其功息助長而正者其道廢吾惟純一其心思以至於學而須臾不弛久之心思所徹將必有豁然通恍然悟而沛乎神解者是功之貞一。所漸而積也。苦難頽息之情每起於日月之至而時習者無之。蓋學有常則不凌節不凌節則無艱難。程杙之憂雖未必心與道決而端緒可循視向之困心衡慮亦不侔矣。悅道不足之患每起於半塗之畫而時習者無之。蓋功無間則無襲取無襲取則無疑畏。罔殆之累雖未必心與理洽而機緘漸融視始之若憤若慄大不同矣。前乎此者作之不已必一旦而貫通後乎此者惟日不足將欲罷而不能此學之

真趣也。今之學者始無時習之功而求其心悅難矣哉。

予嘗語友人曰：聖人立言以明道，真是天機流溢，無一毫思維造作未嘗斤寸如後人以其句挑剔某句，以其字照應某字也。唐宋大家其時行文心手和洽，尚無此支吾陋習。而况聖人之言乎？聖人曰：時習只是時，溫習之義。世人看得溫習太輕，每從時字立解。旁及元會陰陽等語，又云時者人心之生機也，誕妄粗鄙莫此為甚。凡四書中如日新日省時習，皆是連讀其義。在新字省字習字，非日與時又生一義也。聞近科房書求不分析時習者甚少，得仲輿文如聞天樂于廣漠之野，何復有彼瑣上者哉。



于其... 學而時習也。郝

會... 郝

其... 郝

其... 郝

○○吾與回言

一節

郝敬

聖人於大賢，深贊其悟道之妙。夫道妙于心悟也，不達于始而能發於終。此顏子之如愚，所以為不愚也。夫子意曰：吾人以道相授受，授者常闡其意於言之中，受者貴得其意於言之外。顏氏之子，吾有取焉。何則？人之悟道，方其言也，有所拂逆，然後為發問之端；及其行也，有所發明，然後見體驗之寔。回始進而承吾教也，吾言而彼聽言以終日，不無疑之可問，而回惟怡然順受已耳。故之似不憤也，發之似不悞也。即其迹而擬之，回殆愚矣乎？及之而體吾教也，彼行而吾省終日所聞，豈必皆發之行，而彼能燦然率繇已耳踐之若程跡也。出之若成算也，即其

實而驗之。○回果真愚矣乎。○夫回而果愚。○則不能問者。○必不能行。○今何行。○獨趨於問之外也。○可以知藏聰明於不露。○回而真愚。○則不違於言者。○必且違於行。○今何行。○即起于不違之中也。○可以知斂明覺於自然。○人有達於事理者。○或侈於詞說。○若回則以內會為明達。○而說亦無所事矣。○潛智於默。○是謂天下之大智。○人有長於辯論者。○或缺於躬行。○若回則以身體為妙悟。○而辨亦無所用矣。○養明於晦。○是謂天下之至明。○蓋道一也。○智者疑愚者不疑。○真智而似愚者不必疑。○學一也。○明者問。○愚者不問。○真明而似愚者不必問。○回其智而明人也。○可輕擬之哉。○此題通篇作疑信語。○不得回也不愚。○結句甚實。○以此知虛影之非。○有尾

字用萬物天機。○芽茁萌動。○殊可咲。○儒先明主躬行體驗。○說何等的當。○必舍之而趨浮誕。○於題益遠。○仲輿先生文當在荆川之上。

吾與回言 郝

○○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郝敬

以臣陷其主亦不忠矣夫季氏之惡極已冉有安之亦無入臣之義哉

且自古忠臣盡言以匡君非獨其分耳爾願其心誠有不忍棄者吾悲

夫季氏之惡而有臣如冉求率乃立而視之也蓋季氏之旅泰山其僭

其矣暴令陵政則杜之周官之法也有王者作季氏將必不免為臣而

視其上將陷天討心豈忍耶強臣僭亂則削之春秋之義也萬世而下

將謂季氏何如人為臣而使其主得罪萬世其情豈安耶故夫子以救

之一言激冉求蓋將動之以深思而求方晏如也對曰不能夫季氏亦

有人心者盍與之言上下之分以明其禮無已則告之周公之典刑以

揚其心。即不然。以去就爭之。亦義也。季氏能無悟乎。人未有不可理論者。盡與之言。事鬼之道。以明其無益。不悛。則折。以士君子之公論。以示其可畏。即不然。致臣而去。亦節也。季氏能無悔乎。謂季氏不聽。以聚歛。則聽矣。以謀政。則聽矣。而獨諫。泰山之旅。不聽。非也。謂已言不信。言伐國。則信矣。言附益。則信矣。而獨言。泰山之旅。不信。又非也。蓋逢迎以習於平日。而忠讜難伸於一旦。承順已失於事始。而直諫無補於垂成。故曰不能也。卒使萬世而下。稱亂臣曰季氏。則冉求。陷之哉。對曰。以下純用反詰體。猶是弗能救與之意。此反客為主之法也。不然似畧于夫子語矣。行文變化。不可不知。

郝敬

○以約失之者鮮矣。聖人欲人慎動。而決其寡過焉。夫事未有不放肆而失者。約以持之。而其失鮮矣。是以君子貴慎動。與夫子意曰。君子臨天下事。豈不能奮慷慨之氣。然而必小心謹慎焉者。所以防事之變。而慮其終也。何也。恒情無應變不羈之才。而希敢事為能任。則輕發而取敗。無當機立斷之謀。而鄙持重為迂濶。則躁妄而招尤。吾以為見苟未定。能退讓自持。以求為萬全之策。雖使功未必成。猶動不失禮。不至蹈債事之愆。言不務多。務慎其所發。兢乎。若有所約束焉。而不敢肆者。此其言縱韜光養晦。無英華之著。而持是為寡尤。鮮不得矣。行不務多。務擇其所履業。乎。

若有所矜約焉而不敢侈者此其行縱蹈常襲故無卓異之績而持是為寡悔計鮮不當矣天下事未有不由輕動而失者我常處其靜不牽於動而百為之來可以坐觀其趨避從違之方天下事未有不由徑先而失者我常居其後不爭於先而萬感之交可以徐察其是非臧否之理故當其守約也循塗踐跡誠不如任情者之為豁達而考其終事也招損啟釁卒不如謹飭者之為安詳故曰失者鮮矣不然禍敗且隨之矧曰失云乎哉

焉有老成人肯作妄語此公言約字人不可行漫及忠敬質文皆妄語耳

○○○子路有聞

一節

郝敬

觀賢者急行之心而知聞無不行矣夫敏行存乎心也子路有聞之恐而豈有不行之聞哉且君子為善惟日不足所稱見義必為者未有不始於憂動而成於奮發者也子路聞斯行之者也而亦知其行善之心乎彼其心欲舉天下之善無一不聞之自我而即欲以所聞者見之行欲舉所聞之善無一不行之自我而又以所未聞者望之天下踐履常敏而精神尤激昂於踐履之外心思常儆惕而進修每不足於心思之中有所聞焉聞則行矣而即其聞之始以想其不徒聞之心若曰今之聞者不行而後之繼聞者又將何以待之也向往之志計及于將來

只在有聞中見下二句○机益緊束

而益惕矣有所行焉行必力矣而即其行之時以想其急於行之心若  
曰今之行者不敏而後之當行者又將何以待之也及時之懷念及於  
後時而益迫矣其所慶幸者方在偶遇乍聞之始而其所憂慮者已在  
身體力行之間蓋思以心盡天下之理常恐聞而不及行不行而又聞  
而衰常不勝其急也以此為心豈必真見其不能行也而後抱不及之  
憂也耶其所奮發者方在持循率由之際而其所預謀者已在無體並  
收之外蓋思以身盡天下之理必欲聞而即行而又聞而後其心始  
快也以此為志雖使所聞已盡行矣而豈什未行之憂耶行易不足子  
路必使其有餘以待聞每無窮子路思盡其無窮以供行故其心常

若是恐耳

仲興文最厚重此獨輕婉靈動如月峰學如不及篇

子路有聞 赫

○○居敬而行簡

一節

郝敬

觀簡之得失而知主敬要矣甚矣心為治之宰也心有敬肆而簡之得

失因之可不審哉仲弓質於夫子以為簡不泛論也固立政之體也亦

廣政之原也明君以此昭博天之治而世主亦藉此以濟玩愒之私惡

可同類而槩許之手雍則以為明君非好為簡也彼誠有一事不欲略

之心而慮天下有不勝其擾之民是簡之所由行也故天下有可以簡

處之事而人君終無可以簡視之心是敬乃簡之原也靜思萬幾即細

微纖悉待我以理而翼○字○方○切○他○人○便○可○後○居○之○無○倦乎嘗若一政自我而遺者若是乎敬已此其

精神已日貫攝於庶政而由是以臨民即科條可省也亦與民休息之

道也。動履萬變。舉紛紜。盤錯待我。以決而欽。予誠恐一事自我而廢。者若是乎。敬已此其心思已日流注於衆事。而由是以臨民。即文具可略也。亦惟恐煩民之意也。外崇恢弘之度。而內含精密之思。則簡以治事。而非以治心。民受清淨之福而已。任憂勤之勞。則簡以便民。而非以便已。斯誠可矣。乃若怠荒之主。本有玩棄民事之心也。而外託之廊達。實無更化勵精之志也。而藉名於渾厚。求之密勿之中。既侈然不知天位之不可肆。而觀之朝廷之上。又蕩然無復名法之可遵。是之為太簡。而吾且莫知所終矣。惡乎可哉。由是論之。今之所謂簡。是肆馬不敬之謂耳。不知敬之反也。為慢而不為簡。則不敬與簡當辨也。今之所謂不簡。正退焉恭慎之謂耳。不知簡之反也。以煩而滌。以敬則不簡與敬。又當辨也。吾不知伯子何如。而安可概與之哉。

讀此作典要行文斷無漫漶之病分疏教簡節上淵著

居敬而行 郝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郝敬

聖人論依仁而於大賢獨有取焉夫純心之謂仁也回也三月不違庶其依仁者哉夫子意曰士之志於道也志於仁而已顧仁不外心而為仁不外事心是故依違之間非所以言仁也顏氏之子殆庶幾乎今夫仁人心也心豈可以違言哉自物誘一交心出而馳于外則仁與心若兩在者而仁違矣乃從而力搯之是暫合耳自情欲一動物入而據其中則心與仁若背馳者而仁違矣乃從而強制之是旋復耳若回也深潛純粹之資已在人泯天定之境而視聽言動之感又嚴出入存亡之機其見卓爾故其神常覺常覺之心即惺之仁合為一原也蓋內境

精明昏佚自消。非偶有覺悟而暫開復蔽者也。三月然矣。其守不惰。故其天常定。常定之心即安。仁融為一體也。蓋天真湛一。百誘退聽。固非偶有契慕而乍合。倏去者也。三月然矣。困之以貧窶而遇不能移。憚之以顛沛而死不能懼。蓋雖盈虛消息。天時容有變遷。而斯人體仁之心。久暫一致也。言之終日者。不忘於退省。見其始進者。不見其中止。蓋雖往來代謝。時運猶有轉易。而斯人居仁之心。循環無息也。其心未嘗放。故不見其至之始。其仁未嘗離。故不得其合之端。故曰三月不違。回之外可多得哉。

談理係仲與所長。此猶未能滿志。

○誰能出不由戶 一節

郝敬

聖人甚言道之切。而嘆人之不由也。夫道之切於人也。猶戶然。人不能舍戶而奈何能舍道哉。聖人所以深異之也。意曰。君子之由道。非有所迫也。顧天下有體道之士。則知道之當由。天下無體道之士。即觀於所不得。不由者。而道之不容離。亦可思也。何則。人之不能舍者。莫如戶。出必由戶。勢然也。故人之所常由者。亦惟戶。當由而即由。情然也。夫道何以異。是根於民秉之彝。而求則得。舍則失。其切要同也。立為事物之閑。而循則吉。悖則凶。其不能不由同也。戶之必由。為其舍此末之也。乃舍道而又安所之乎。天下未有畔道而不蹈于冥行者。自塞其周行之

路○而○甘○於○冥○行○焉○吾○不○知○何○心○矣○戶○之○當○由○為○其○率○此○利○有○往○也○乃○率○  
道○而○不○尤○利○於○往○乎○天○下○未○有○不○遵○道○而○免○于○履○錯○者○自○閉○其○出○入○之○  
門○而○甘○於○履○錯○焉○吾○不○知○何○見○矣○如○其○幽○深○微○渺○不○可○以○踐○迹○求○猶○曰○  
由○之○不○易○耳○然○明○白○易○簡○蹈○之○即○是○何○以○殊○于○戶○而○人○竟○不○知○以○由○戶○  
之○見○一○轉○移○之○也○如○其○支○離○危○險○強○人○以○所○不○便○猶○曰○眩○於○多○岐○耳○彼○  
蕩○平○正○直○截○然○至○一○又○何○以○殊○於○出○戶○而○人○竟○不○知○以○出○戶○之○心○一○變○  
通○之○也○由○道○之○身○即○此○由○戶○之○身○既○不○能○一○日○離○戶○則○不○能○一○日○離○道○  
乃○由○道○之○人○不○能○責○之○由○戶○之○人○豈○戶○獨○當○由○而○道○不○當○由○耶○故○獨○觀○  
其○不○由○道○亦○不○足○怪○而○惟○以○所○由○者○形○之○益○令○人○不○得○其○故○獨○觀○其○由○

戶亦不足怪。而惟以所不由者形之。益令人不解其心。夫人試反而自  
省哉。

此又仲興先生文中之輕脫者。艾千子

何莫由三字。從易處見難。文情頗近。

誰能出不 郝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郝敬

知仁之樂得之心而寓之境也。夫山水非能樂人，有其情者自不能改其樂耳。非知仁吾誰與歸？且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至樂者非以心而泛於境也。內有以識其樂之所嚮，非以境而後夫心也。外有以定其樂之所適，各相接而情生，兩相契而情專。吾于知仁觀其深矣。夫知者非茫昧淺陋之士也，豈其惑而不樂？乃吾繇知者之心想其中之所懽忻鼓舞者，其唯水乎？水非能以波瀾之潺湲而引其情也，彼其清冷之狀與目謀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心謀淵然而靜者與神謀，其遇之也若或鑑其本末之妙，真有耳目曠然，心神洒然，其樂陶也者不

然或行吟焉而枯槁○或朔洄焉而流連○是豈以水為神哉○沛然長逝○誰為知己○吾獨舉而歸其人○仁者非搖蕩遷徙之徒也○豈其憂而不樂○乃吾歸仁者之心想○其中之所欣慕愛悅者○其惟山乎○山非能以峰巒之畏佳○而接其歡也○彼其壁立之勢○可寤目○幽之之籟○可寤耳○森然而起者○可寤心○凝然而止者○可寤神○其望之也○若或過其肝胆之藏○真有耳目怡然○心神澹然○其樂融一也○若不然○幽人入焉而不反○王孫遊焉而不終○是豈以山為體哉○寂焉太古○誰為賞心○吾獨舉而歸其人○故就其所見言之○水不在深也○山不在高也○樂在於我○即卷石一勺○莫非知仁之寄矣○極其所見言之○天地一水也○萬物一山也○樂專于彼○即疑神引

時○莫非山水之趣矣○何也○一元之氣○水得以流○山得以峙○同出而異情歟○

知仁性情各極其至○樂山樂水○理應如是○作者交互行文○殊可嘆○存此文之雄真○

知者樂水 郝

○ ○ 君子所貴

一節

郝敬

大賢語大夫以道所貴在修身而已矣夫身立政之本也知所以修身

則本立矣而豈必泛焉以求之哉此曾子所以語孟敬子也意謂道與

事殊途為政與庶官異體令之從政者以細務之綜核為勵精而體統

不端區求理於吏事之間亦末矣夫君子豈有司比哉幾務之繁雖

盡屬其摠攬而其所崇尚有大體庶官之事雖盡掃其統攝而其所圖

維有要機吾以為所貴之道三耳何者據尊崇之勢則得肆之心生容

貌豈無有暴慢焉者乎其必以溫良整飾之度端吾身之威儀而一動

容也○和以敬也○斯所貴為容貌之道而已處上下之隔則色莊之弊滋

見註中

不免倒頭下條正出本題政自

無碍

論 郝京山稿

顏色得無有不信焉者乎。其必以思貞篤實之心。藹吾身之光儀。而一正色也。誠以慤也。斯所貴為顏色之道而已。當億兆之承聽。則言語之所係尤重。辭氣得無有鄙倍焉者乎。又必以從容簡當之思。密吾身之樞機。而一出言也。溫而理也。斯所貴為辭氣之道而已。以此修身。則防簡日密。而毅然有明作之功。以此立政。則提挈有要。而廓然存正大之體。幾務雖不可弛也。而本樞修之身。以振勵之。可勿慮於叢拙矣。衆職雖不可曠也。而本軌物之身。以照臨之。自莫敢不承式矣。蓋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則君子不舉。以大觀之身。而下親細微之事。朝廷設有司之謂何。故邊豆之事。則有司存。而君子豈貴之哉。敬子欲為政。修斯三者而已矣。○行間茂密善學者。當得其深穩之氣。

結末句正見君子之道與常說亦異

○孔子於鄉黨

一節

却敬

觀聖人居鄉之容。可知厚道矣。夫鄉黨非論賢之地也。聖人一以信實行之。其真忠厚之心哉。嘗謂天下易流之風。多始於鄉人。故以士君子處之。則尚賢為先。以鄉子弟處之。則敦本為厚。言貌之間。有不得直以自見者。蓋嘗觀之孔子矣。彼孔子動容周旋。所稱盛德之至。而豈拘不能言者哉。惟其於鄉黨也。內觀夫聚族而居者。非吾父則吾兄也。而親之心自切。親則以情勝。不以文勝。外觀夫比閭而處者。非父之黨。則兄之黨也。而反本之心自生。反本則居其實。不居其華。德足以表儀天下。而一遇父兄宗族。則天聰天明之德。盡化而為不學不慮之心。

蒼朴之氣似震川

蓋身與生我者遊。即侗然動赤子之慕。而知識其盡泯矣。是聖人肫之愛。所無心而涼也。道足以師範百世。而一過長老故舊。則神明睿智之略。盡變而為敦龐淳固之習。蓋身與耆碩者遇。即退然以卑幼自處。而材辨其盡歛矣。是聖人切之思。所隨寓而形也。不必鄉人賢于己。而自視常若無賢。蓋子弟雖中材。不敢驕父兄。以穎異英特之氣。而自試於菴塾之前。是凌之而已。此末俗之薄也。聖人不忍也。不必鄉人智於己。而自處常若不知。蓋子弟雖多學。不敢誇父兄。恃文章英華之奇。而自侈于閭里之間。是炫之而已。此俗士之盈也。聖人不屑也。以先進奉其父老。不敢輕矯其所短。故其俗雖側陋。而亦與之同。其悃幅以寔心奉其應對。不欲徑顯其所長。故其人雖朴魯。而亦與之同。其淳謹恂恂之狀。有若不能言者哉。是可為居鄉之法矣。不以賢知先人一語。演作全篇。龐厚之氣。可掩前人。

孔子於鄉 邾



○○○回也其庶乎

全

郝敬

聖人較二賢即學與守較之也夫近道而忘遇回誠賢矣。賜也守不足而資則近焉。可無進而求之哉。夫子意曰吾門敏如回達如賜吾道均有賴焉。顧賜不敢望回而吾亦嘗信其弗如者。其有所試矣。何則。學者先論造詣。其次論操守。論造詣者質諸道。論操守者質諸遇。吾以道觀回。克復之功幾乎渾化。而不止偶合矣。庶其不違者乎。博約之才未達一間。而不止推測矣。庶其卓爾者乎。以彼其賢。誠不宜厄於遇。然使少不安命。即空乏亦可免者。而卒空乏如彼也。以彼其貧。誠不能一日堪然。使少事生殖。即空乏亦可不至於屢者。而竟屢空如彼也。是見回之

能受命也。而貨殖如賜則不能矣。是見回之不殖貨也。而賜惟不受命則生殖矣。回賜之優劣蓋已辨哉。顧道非明者不能造。而賜之明達可與也。無所不悅。而下求。知來者亦惟賜耳。試與之較事。幾揆物理。蓋屢中焉。其諸明睿之流。亞乎事非智者不能悟。而賜之穎悟可造也。聞一知十。而下求知二者。亦惟賜耳。試與之論是非別臧否。蓋屢中焉。其諸不愚之。繼美乎論安貧之守。回忘其遇。而賜累於遇。賜之不逮回者甚遠。論造道之學。回要其成。而賜有其才。賜之企於回者亦易。誠反其貨殖者。而受命由其屢中者。而深造則不及回。不為憂矣。有尾

子貢自論無如聞一知十。一章論回賜最切。至無如此章作者以空字指作心體。貨殖指作聞見。又以屢空屢中並形紛。上藝語傷之久矣。以題還題。是比擬亦是引進。未有如此作之善也。結末節更見老韻。

回也其庶 郝

○克己復禮為仁

四

郝敬

論為仁者在勝其累乎禮者而已。夫禮仁之閑也。已不克則禮不可復。

為仁者勿以有己哉。夫子蓋以仁之的示顏子也。若謂為仁亦多術矣。

出題太急

穩之無私而當理者近之。夫理其渾然者也。求之渾然者則真純無迹。

而持而循之即為禮。其燦然者也。求之燦然者則品式可據而約而。

精之即為仁。顧中正之體。毫不可踰。本不容有牽制之累。而有我之私。

潛伏于中。遂不免於踐履之差。吾欲循禮而一有所係累。則已距於內。

而與禮抗。禮幾背而去矣。吾奮然過以制之。係累之端絕。則周旋自中。

而禮之既背者可旋而復也。所以為仁也。吾欲循禮而一有所沉溺。則。

禮馳於外而為已驅。禮始畔而離矣。吾毅然決以斷之。沉溺之蔽祛則  
允蹈日協而禮之既畔者可復而來也。所以為仁也。人心之真體即為  
仁。其用每清於五官百體之交。而禮則所以約束之也。已克而五官無  
日不受其約束。則防簡密而真體自湛。人心之體本無不仁。其蔽每生  
於日用酬酢之擾。而禮則所以範圍之也。已克而日用無往不在其範  
圍。則操持固而心體日純。仁不在是耶。不然舍禮求仁。舉動不簡。而心  
馳於外矣。不克求復。已橫於中。而動牽於邪矣。回其知務哉。  
理真不嫌詞直。照四勿講克復。筆力嚴竣。

○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郝敬

論君子蓄德之方。實心以體道而已。夫誠德之基也。由此以集義。德豈  
有不崇哉。夫子告子張曰。天下號為士者。雖甚涼德。莫不知義之為美。  
迹其行事。非意不為。而日就卑下。何也。浮慕徙義之名。而內乏真積之  
心耳。內無實基。而以理投虛。吾見其與空俱化。雖日集而無徵。外事鋪  
張而無所承籍。吾見其華茂本傷。雖乍起而旋仆。必也精進奮發。殫竭  
其意慮。以為踐履之原由。是隨所踐履。無巨無細。一上奉義以周旋。皆  
本諸忠忱之精所持循也。真實無妄。誠一其心思。以培允蹈之基。由是  
隨所允蹈。若言若行。一準義以化裁。皆本諸信實之心。所體會也。方

其徒義也。近裡着已無一蹴可辨之功。見謂無增加。然內有忠忱之心。是孟子集義二字則一錙一銖皆成實際。久之愈積愈充。忽不覺躋於美大之域矣。方其徒義也。循序漸進。無一旦樹立之初。見謂無所裨益。然內有真實之心。則日積日累。皆為實地。久之愈累愈厚。忽不覺升於高明之歸矣。何也。善不患不遷。患其遷而入于偽。有忠信以基之。則累小可以為高。道不患不聚。患其聚而不能蓄。有忠信以載之。則寡寡可以成多。崇德之方亦莫有加於此哉。今之士喜為奇節異行。以競高世之名。而便辟務外堂。寡實雖日事徒義。吾知其無益矣。專重主忠信。文甚朴重。然未能以清婉之詞。間發易派腐套。

○○夫達也者

一節

郝敬

聖人論達在修德以孚人而已。夫人心可以德孚也。合內外人已交修而無入不得矣。斯所稱達哉。夫子告子張意謂士以身處家邦之間。有阻而弗通者。此其責非必在人。而立身行己之實。有未修也。士不求之已而求之人。於是。有以聞為達者。夫達也者。豈求之外哉。蓋士所與天下通者。心其本也。行其實也。交際之間。其機也。內而立心。寧朴而直。勿務為佞巧。以傷其本也。外而行事宜變而通。勿務為適莫。以拂其經也。所任在理。時或傷於自是。故人之言色。不可不審也。所信在己。時或至於凌物。故己之念慮。不可不卑也。有誠慤之心。而又能員融以觀理。有

裁制之行。而又能居懷以從人。誠如是也。何憂不達哉。吾知信義載于  
中。見為不欺。而出之以小心。縝密之度。又不得而病其亢也。禮讓行于  
外。見為不驕。而本之以忠信。時宜之心。又不得而疑其偽也。縱有梗頑  
至必達。兩語。人多用。率。獨此。此。深。此。一。層。人。說。不。到。  
不化之衆。以存誠行義之君子。得其情。而小心以懷之。雖傲必馴矣。即  
有親昵易玩之人。以正直明義之君子。酌其宜。而虛已以待之。雖玩必  
服矣。故在家在邦。何不達哉。何也。誠則動物。義則服人。觀則無咎。謙則  
受益。正使闇然自修。無事表暴。已謂之達。雖使赫然令譽。有所著見。終  
不謂聞其大致。懸殊如此。師勿以聞為達哉。  
不免用短比。文勢太矯。矣。然自起至束。純是精力收束。無懈可擊。

○ ○ 冉子退朝

一節

郝敬

權臣以國政為私事。聖人所以折之也。夫政公而事私也。以公為私。是  
焉得為政哉。夫子所以於冉子乎折之也。且人君秉大政於公朝。而舉  
國之百司庶尹。故老者舊。無不與聞之。所以防壅蔽。而杜專擅也。魯自  
祿去公室。而政逮大夫矣。季氏知大政不可私。則當歸其權於魯君。而  
聽一人之獨斷。冉子知陪臣不可干政。則當委其任於季氏。而俟諸臣  
之共裁。胡為乎相與議。而私之。至於日不暇給也。夫子何晏之問。豈不  
知其有政乎。豈不知其果非事乎。第以朝廷之上。無私事。私門之中。無  
公政。其體統本不相襲。今所退者季氏之朝。而所議者公家之政。其政



或大吾身而小天地貴吾身而輕萬物與驕何異而正所謂無入不得  
之休也豈侈泰之比乎君子之氣象固然也惟驕似泰而放肆傲惰如  
小人或以泰名之不知在小人則驕也非泰也氣盈者以富貴驕人  
宛若內無所愧怍而實不然也此語刻深挾才者以貧賤驕人儼若外無所係累  
而實不然也此小人合就放言高論者說蓋其悻直自遂而訥自得故時或以名簡為不必拘以  
禮法為不必守與泰何異而適足以見恣縱不軌之習也豈安舒之謂  
乎小人之氣象固然也何也泰者由小心嚴密之中而藹冲和樂易之  
度愈歛而愈覺其安閒焉得謂之驕者本馳騁無忌之心而待凌厲  
張皇之氣愈收而愈覺其矜持安得謂之泰世之人染驕泰以失之幾

何而不昧君子

人之分耶  
夫子每分論君子如求已求人而不同而不同而和猶易疏白獨驕

泰二字最難言之入情讀仲與此文于正講中反求疑似能使題無  
遁形矣

君子泰而和



萬曆己丑  
下論  
赤京山

聖賢

○○○君子而不仁

一節

郝敬

聖人甚言為仁之難。即君子小人而致辨焉。夫仁純乎理者也。君子不

能無歎。而况小人乎哉。夫子意曰。學者勿輕言仁也。由仁而趨於不仁

易由不仁而反于仁。難試。即君子小人觀焉。盖仁之為道。其體精醇。而

瑕疵之累。銷鎔無餘。其幾員融。而出入之際。渾合無迹。故君子豈不用

力於仁者耶。然持之積累。而猶或踈於頃臾之頃。修之終身。而猶或略

於幾微之間。仁本無私。君子以理勝私。精神少弛。則私有後。剛而入者

雖非有心於徇之。而廓然之體。由此以不完。吾不得以生平之積行。而

掩其未純之天理也。猶謂之不仁也。仁本無欲。君子以道制欲。操持少

春二聖賢  
君子而不仁  
一節  
郝敬

懈○則○欲○有○乘○幾○而○發○者○雖○非○有○心○於○繼○之○而○粹○然○之○体○由○茲○以○或○雜○吾○  
不○得○以○素○履○之○操○存○而○槩○其○念○慮○之○純○懿○也○猶○謂○之○不○仁○也○何○也○人○心○  
之○真○幾○常○惺○一○念○少○昏○即○惺○者○蔽○君○子○不○能○無○蔽○而○特○不○若○小○人○之○錮○  
蔽○天○理○之○周○流○無○停○一○息○少○間○即○派○者○息○君○子○不○能○無○息○而○尤○不○若○小○  
人○之○滅○息○彼○其○視○聽○言○動○悉○馳○于○非○禮○則○形○後○其○心○矣○何○以○收○歛○而○還○  
吾○之○真○雖○仁○本○固○有○非○獨○畜○於○小○人○然○豈○有○君○子○所○自○以○為○憾○者○而○彼○  
又○能○完○之○者○乎○彼○其○精○神○意○念○悉○注○於○外○誘○則○神○離○其○宅○矣○何○以○澄○徹○  
而○湛○吾○之○天○雖○仁○本○不○遠○非○獨○難○於○小○人○然○豈○有○君○子○所○不○敢○自○信○者○  
而○彼○又○能○盡○之○者○乎○君○子○于○萬○理○中○而○求○一○疵○則○不○仁○難○免○是○仁○之○派○

于不仁。既若斯易也。小人于絕無中而思僅有。則仁所必無。是不仁而  
反於仁。又何其難也。彼小人吾勿責矣。君子而不仁。可惜哉。

慎密不苟。 艾千子

只甚言為仁之難。一語已得頭之大意。見得君子尚有不仁。特不若  
小人絕無有仁者。此非寬君子也。講小人未有又云。君子尚不敢自  
信。所以嚴小人也。行文于正講中。別見營構意象之外。員通無碍。只  
是御題有全力者能之。

君子而不 却

夫貧而無怨，富而無驕，此聖人之學也。獨於處貧者致意焉。夫貧則怨，而富則驕者，恒情也。然難易則有辨矣。夫人尚勉於貧哉。夫子意曰：士君子以樂道之心，齊天下之遇。貧則若終身，而富則若固有。勿論驕，即怨何有哉。自恒人鬱志於困，而恬侈於盈。於是，有貧而怨，富而驕者。二者之所為，均過也。而我則以為無怨難，無驕易。何也？怨者於阨窮愁苦之中，而生一悲憫之感。常有此心，堅忍而竟苦於不能堪者，故其發也，每不自覺。驕者於志得意滿之外，而增一夸張之氣。實有心自縱，而非出于不獲已者。故其發也，可以力勝人情。莫不欲驩震彼，何獨好為咏嘆也。此必有夫不得

○○○貧而無怨

一節

郝敬

聖人論貞遇之學，而獨於處貧者致意焉。夫貧則怨，而富則驕者，恒情也。然難易則有辨矣。夫人尚勉於貧哉。夫子意曰：士君子以樂道之心，齊天下之遇。貧則若終身，而富則若固有。勿論驕，即怨何有哉。自恒人鬱志於困，而恬侈於盈。於是，有貧而怨，富而驕者。二者之所為，均過也。而我則以為無怨難，無驕易。何也？怨者於阨窮愁苦之中，而生一悲憫之感。常有此心，堅忍而竟苦於不能堪者，故其發也，每不自覺。驕者於志得意滿之外，而增一夸張之氣。實有心自縱，而非出于不獲已者。故其發也，可以力勝人情。莫不欲驩震彼，何獨好為咏嘆也。此必有夫不得

妙在近乎人情

力勝人情

下論

郝京山稿

已者迫其情乎。情有所以迫。欲無為咏嘆而不得也。蓋貧者內思百憂。富者一無足憂。彼徒以所自得思一樽節之而已矣。視此無難也。人情莫不好安舒。彼何獨為是常戚也。此必有不堪者。困其身乎。身有所困。欲勉焉安舒而不能也。蓋貧者終身窮約。富者久處康樂。彼自可以為悅耶。一謹守之而已矣。視此無難也。生無養死無終。目擊其艱者。且為傷之。而况身處其變耶。緩急關乎生死。而猶然責其人曰。勿怨天。是以富人從容暇豫之心。思責貧人於流離顛連之日也。亦不倫矣。朝不食夕不食。使其至此極者。已為非。而又禁其怨耶。事勢底于窮。感而猶然責其人曰。勿怨天。是以富人豐亨逸樂之時。律貧人於困窮拂逆之地也。相去遠矣。論制用貧者居其無。富者居其有。而徒節制者。易無而不覲。覲者難也。論遭逢貧者處其逆。富者處其順。而優游以忘之。易逆而勉強以當之。難也。自古多輕財樂施之士。但不至于負譽凌人。皆謂不驕而不至。如有天下而不與。皆謂不難。自古鮮樂天知命之人。苟非真能貧賤不移。未免于怨。而非真有樂在其中。未見獨易。今人所以怨貧者。欲富也。不知既富矣。則易處耳。士所難為。正在于貧。可不勉哉。

貧富不對說。側落有情。鈎鎖有法。且措辭朴直而雄深。有趙儕鶴之風。

貧而無怨 郝

○○不逆詐不

一節

郝敬

聖人論大智不以察為明也夫上智以自然為明也先覺之不能而億

逆之是恃烏得為賢乎夫子意曰自君子懲人情之多偽而以權術御

天下之機變是故以詐來恃吾能逆以疑來恃吾能億人情時亦以是

見獲而君子亦賴是然後覺人之奸然亦無已之計而其實去詐與不

信不遠耳必何如而後賢乎其必不億不逆而又先覺者乎蓋凡億逆

生於不能覺故不逆億而終不覺者下也固不若逆億之為明惟不覺

乃用逆億故待逆億而後覺者次也又不如先覺之為哲本至誠無偽

之心以懷天下之徂詐而何忍先生一意以援之然而未嘗不覺彼之

中○有作用在

寬此一步使題情微見

不億逆

狙詐也。啟口容聲之間，已坐得其衷，謀之不軌，蓋一念挾詐，鬼神已臨之。而吾之心思，恍乎與鬼神並運矣。是獨照之宗也。本中孚無妄之心，以釋天下之猜忌，而何忍先存一念以料之。然而未嘗不覺彼之猜忌也。聲音笑貌之間，已預睹其中情之携，二蓋一念不信，天地已臨之。而吾之心思，炯乎與天地同神矣。是幾先之哲也。聰明才辨之士，輕用其智，以散人曖昧之隱。君子渾厚不察，而挾私用罔者，遇之自失。此之謂大智之若愚，而賢于聰明才辨者遠矣。忠信長厚之士，輕于聽受，以售人陰閉之奸。君子精明不試，而幾伏隱微者，觸之斯覺。此之謂無知而無不知，而賢于忠信長厚者遠矣。我嘗聚精以待其至，而不役精以迎。

其來自不至于昏亂，人不苦于我之刻核，而又憚于我之難蔽，亦何樂而為欺。故曰賢也。不然，人情險阻，既非區區揣摩之可得，即使得之，而詐我疑我者，四起爭售，而吾一人以術求勝，忽不覺煩擾而昏憤耳。豈賢也哉。

不秣倒億逆，則不億逆而覺者，地位愈高矣。此擒題老識。至于文之重厚，掃盡虛氣，全以關係世道之心，沉浸而出，可以張皇幽渺，凌絕時人。

不逆詐不郝



矣。顧當其時，衛國之難，且未作。一言未當，明日遂行，不已速哉！然卒之  
徵舒之禍，不保其身。出子之變，延日累世，而後知聖人之去若燭照矣。  
故曰：見幾之明也。楚昭有書社之聘，而陳蔡為合謀之舉，絕糧之困，至  
不能興。夫子豈不知不宜有窮耶？然在己有處窮之道，將守之以安遇  
耳。而子路乃以有窮為愠。夫君子安貧，處世無悶，肯濫如小人乎？不容  
何害？益見君子矣。顧當其時，陳蔡之圍，苟不解，楚援不至，而糧餉終絕，  
不亦危哉！然卒之弦歌之樂，不輟於聲，講誦之言，不絕于口，而後知聖  
人之天本素定也。故曰：處窮之義也。向使在衛之日，迎合於問對之間，  
則富貴可得，而可以無絕糧之危。在陳之日，怨悔于接淅之行，則患難  
改節，而必至有愠見之色。哲人義士，不為而可以語聖人哉！

也。兩對字、嚴整而復有容與之氣。其得力在不用排句。胡思象不及

衛靈公

却



○○○可與言而

一節

郝敬

聖人論言之難。上於智而已。夫言貴察其所與也。不可之間。機亦微矣。非智者能免於失乎哉。夫子意曰。言也者。出乎已而加乎人者也。與不與之間。其機甚微。而不可之異。相失甚遠。是故知己知彼。立言之妙也。可與智者。道耳。今夫言亦難已。吾而不言。見為有隱。吾而言之。見為泛施。吾不擇而言之。近於自棄。吾擇而言之。難於精察。是故以言為非。而主於不言乎。則存一不言之心。必至有可與者。當前而亦不與矣。夫天下寧獨君子之言可貴。即知言之人亦貴。而今自我失之矣。是固重言之弊也。又以不言為非。而主於言乎。則存一言之心。必至不可與。

者當前而亦與之矣。夫君子誠有可告之言，何患無知言之人？而今自我失之矣。是又輕言之弊也。欲為含章之守，遂使天下明敏之士抱何述之恨，欲彰無類之公，遂使吾道精微之旨為強聒之談。然則言真難哉。是何也可不可之機在人也。在人者多為疑似，以幸吾之與。故偽者難知，而真者亦疑于偽。非有先覺之明不能照也。與不與之機在我也。在我者炫於當幾以售人之奸，故語者難擇，而默者亦混於語。非有遠觀之識不能察也。惟智者內有神明，然後能度乎已，度乎人，相時而發，而發無不中。即緘默不施於達人，而諷議不形於下士矣。惟智者中有節度，然後能量乎已，量乎人，投機而施，而施無不宜。即無言不謂之負人，而詳說不憂于負我矣。不然人之可不可者交雜于外，而我之與不與者交戰于中。此其弊不失人必失言耳。言何容易哉。

溫厚和平得風人之遺文境絕似瞿昆湖

可與言而 郝

○○人無遠慮

一節

郝敬

無終身之謀者斯有一朝之患矣夫弭患之道莫善於遠慮也慮不遠  
憂斯近矣夫人可無遠慮哉今夫禍福之門安危之幾亦迷亂而難稽  
已或幾伏隱微而兆應於千里或事極弭召而彙生於呼吸故運籌決  
策者猶懼意外之遺莫精思却慮者尚念術中之隱憂若之何人可無  
遠慮也蓋遠慮則情窮幽隱左右潛伏之奸無所容先事彌縫肘腋不  
測之變無由起近憂其可免已苟以深謀為迂濶粗目前之安而倉卒  
之禍亦旋起以預防為過計樂務容之術而卒散之難亦立應恬愉無  
警以為可以適意而無踟躕四顧之想之人者方游情於無何有也未

幾而摧崩决裂。忽焉迅發。蓋安危之機。間不容息。居安不慮危。變態存乎倏仰耳。玩愒無事。以為可以常恃。而無反覆圖維之心。人者方且冀其終無他也。未幾而死亡顛越。勃馬震動。蓋利害之機。常自倚伏。見利不慮害。成敗係乎俄頃耳。炫目之形。接故視遠之明。蔽彼其操心不危。慮患不深。所稱泰山之安。即智士所謂累卵之危矣。快心之欲。至故先事之防。疎彼其請練不精。機事不密。所稱耳目之娛。即哲人所謂腹心之灾矣。牽於情之所難禁。而追趨不舍。則為之解曰。事有憂且在來。世忽不知。實行取咎。終朝已被乎三禡。奪於志之所難制。而恣睢不簡。則為之解曰。是有憂且在遠。方忽不知。動觸危機。事變即起于房闈者。

其不慮也。憂非無也。隱然孽于履蹈之間。而不大發。不見其可憂。及其患至也。憂非始有也。倏然决于積募之餘。而禍已成。無容其可慮。然則欲免于憂者。遠慮其容已乎。

取其不苦為遠。近字註脚。而言憂危之狀。字。可惕。自前輩言之。亦平常耳。然此題為近日時文。破壞。非將無遠慮人。作英雄意。廣才疎。則將能遠慮人。入道家陰謀秘智。不知聖人之言。平實自在。却無所不有。特選此文。以正之。原評

評確

人無遠 郝



出於寬心常欲人之同歸於善而又不以尤悔之身開天下指摘之端  
志常恥已之獨為君子而又不為已甚之行示天下苦難之路夫怨之  
成也成於彼此之交構吾有所責於彼上還而求之我無可攻之瑕也  
則怨不成矣夫怨之生也生于人情之不堪吾惟薄責於彼上受而任  
之已非有難堪之情也則怨不生矣不必與世依違以求免而道全德  
備即弭謗寡尤之方不必阿意徇人以求容而寬容器使即諧俗和衆  
之道不然以踈略之心自治既示人以可攻之隙而以刻核之心待人  
必應之不肖之心雖欲無怨不可得已  
遠怨卑承薄於人不得從躬自厚說來比融洽薄責非不責人也  
有尾

欲人同歸于善是一層恥已獨為君子是一層寬容器使又是一層  
看得聖言廣大習中當積既深隨手布置不必拘循題自無不如  
題者仲輿先生直文人之雄

躬自厚而 郝

○○○禮以行之

三句

五

郝敬

君子行義而濟之以象善焉。夫禮遜信所以輔義也。君子兼此以當天  
 下事而何動之不善哉。夫子意曰：恒人所以償天下事者，豈徒不義之  
 為害而已乎？義所當為，以理自任，而於參和之道有未盡焉，亦不過一  
 義之偶合耳。君子之以義為質也，而豈徒哉？蓋既謂之義，則見之吾身  
 出之天下，要之於成始成終者，舉無出此矣。顧義之所遂，或鮮時中，是  
 故有執義之偏而行之不顧其安者。君子曰：禮不足也。於是，以中正之  
 觀文其質直之習而進反之度，周旋之節，蓋詳於履蹈之間。初不謂惟  
 義所在，遂至於凌節而驟施也。是其行之義然矣。義之所激，或失徑情。

此言中與與直直人之  
 保無與言歡夫管中常  
 始入向顯于善夫一  
 增頭山蘇子吳  
 最實最器如大吳一

是故有任義之過。而出之不免凌人者。君子曰。孫不足也。於是。以從容  
之思。抑其必為之勇。而虛已之懷。下人之慮。時溢於施措之頃。初不謂  
義所不辭。遂至於矜已而傲物也。是其出之義然矣。義之為名甚美。而  
義之為實難副。是故有出身行事儼然精義之士。而要其成不然者。君  
子曰。信不足也。於是操忠忱之心。以為從義之本。而原其行之所始。究  
其出之所終。一本諸真實無偽之意。以成之初。非襲義之迹。而矯情以  
欺世也。是其成之義然矣。是何也。禮嚴而寡和。遜讓而近虛。信愿而少  
文。故三者相濟。而後德不偏。行不嚴。則怠出。不讓。則忤。成不信。則假。故  
三者兼體。而後功不償。君子一臨事。而衆善悉備。如此。有尾

禮遜一字。義理淵至。再用名目。文飾失之遠矣。此能比。拘上義  
字。脉清法老。當懸式天下。

禮以行之 邾



○○君子矜而

一節

和敬

君子盡道於人已而敬與和濟焉夫持已敬與人和而無爭無黨則無  
 濟矣其斯以為君子乎嘗謂人已之間豈不難盡哉戒爭則廉隅無損  
 修簡則張皇凌物處已難也獨行則踽涼獨立儕俗則阿比相徇與人  
 難也惟君子則不然蓋容貌不端者內不固外行不方者身必辱人心  
 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入之矣可以不矜乎顧其矜也以持已也亦以  
 角人也歛容泚止無巽慙不振之容謂表儀當如是耳而非有驕功伐  
 絲之意正言危論無媵媚依世之態謂身範當如是耳而非有挈長比  
 短之心望之儼然而即之則溫其禮甚恭而其樂甚和以此持身已得

而人亦不損矣。不其嚴而泰耶。億兆與我並生。萬類與我並育。君子不  
能高蹈遠引。而離群安之矣。可以不群乎。顧其群也。求同理也。非求同  
俗也。舉動言貌。無以自異於稠人。而臨節不奪也。立方不易也。混于世  
而守常潔。學問踐履。未始自立為絕域。然欲貶其道。不能也。欲改其趨  
不能也。伍庸俗而氣常伸。未嘗棄人而匪人。亦不比。未嘗絕物而徇物  
亦不為。以此與衆人得而已。亦不虧矣。不其和而節耶。夫恒情彼已交  
自矜者無群。不爭者必黨。而君子參和不偏。恒情物我分矜者爭之媒。  
群者黨之因。而君子中立不倚。真處已待人之法哉。彼敬而拘。和而瀆  
者。視此愧矣。  
○他人講終群字。必待不爭不黨說明轉見前義。此作起  
處。單坳矜群。力既疑聚。自無一語雜入時事。

○○○知及之仁

末節

郝敬

學兼表裏而用中於民。斯無容議矣。蓋政事者學問之序也。有內外交  
修之學。而設施未悉中焉。豈至善之道哉。且學之大端。曰涵養。曰威儀。  
曰厝注。盛德大業。兼舉也。涵養威儀之本原。厝注則其餘緒。以為天下  
者耳。士患不智不仁矣。何慮作人。患不能莊蒞矣。何慮率物。而猶必動  
之以禮。何也。蓋以智士仁人。立於民上。恣睢放逸。固所不為。而至於化  
方是履說上三句。他人為之。便似不以禮而前功盡棄。  
裁變通之妙。非聖神之極者。難免夫毫髮之爽。方其齋莊嚴恪。以為民  
表。慢易邪僻。固所不屑。而至於轉移默奪之權。非神化之精者。難免夫  
錯鉢之差。或執極而稍涉於強世。或任理而稍傷于絕俗。天下雖知其

郝京山稿

為明主之設施而容覺有小過不及者即非禮也即學之一玷也功在當世而差過於速利在生民而差見於小天下雖起應明主之化而容覺其小有出入者即非禮也即德之一瑕也蓋知其智之所及而不知智之所不必及則為過察知仁之所守而不知仁之所不必守則為優柔知莊之所蒞而不知莊之所不及蒞則為縛節古稱欽明者如天者允恭者使其民於變濬括者好生者溫恭者使其民時雍豈以動民為細故哉故曰未善也

○道不同不相為謀

郝敬

論為謀者各於其類也夫士為知己者謀也道既不同矣豈相為謀哉嘗謂用謀者必意見符而後其畫中效謀者必神情決而後其慮精意見符則同氣之求可以懸合神情決則同心之契可以效忠若夫道不同則人持一端而是否互相評駁即彼此疇咨適足以開聚訟之冪途分百岐而議論不勝交襍即往來參酌適足以啟盈庭之感故忠直之計在詭隨者以為迂濶獻機械之巧在正直者以為亂常彼其志睽故其見殊勿論意見不合蓋方類一分亦必不合其同曹而為異己者抱不測之慮此人情也闡大猷於曲士則見以為遠事陳邪慧於端人則

見以為拂經。彼其趣異，故其旨背。勿論知見不符，蓋崖岸一立，必至人自為謀，而不肯為異己者效忠。欵之忱，此人情也。艱難險阻，非謀不濟。然各行其志，以究成敗之歸，而義命之談，與行險之謀，終不可以兩存。經世宰物，非謀不達。然各從其類，以成共濟之業，而忠讜之猷，與桎閣之策，終不可以參同。君子揆筭於上，則小人不得贊一辭。即有時抱策不用，寧待知己，而必不肯托匪人。以詭詭遇之術，小人持籌其中，則君子不屑與其議。即有時計阻不行，必需同己，而不敢冒于君子，以售狙詐之私。何也？道同則異世，可以神契。雖不面相，籌度而品裁若出於素定。道不同，則心口即為秦越。雖使講求一堂，而思慮頓殊於千里。若之何其相謀哉！對待齊整，文近六朝。

○○友多聞

郝敬

君子思明道之益，取之友而已。夫多聞則識廣也。士如多聞而不友，非自棄其明乎？且所貴乎士者，為能博識以大其蓄也。事物之紀紛紜百岐，苟延訪之不知，而歷試之不效，則碌庸人恥莫甚焉。夫士何如而後免於寡陋也？蓋無窮之理，不可以有限之聞，而望其必無。是故聞不厭多也。事理之繁，不可以一人之聰，而望其盡察。是故多聞賴之友也。直者友矣，然而忠告善道者，或歉於蘊藉。士苟歲規不足，而博洽有餘。尤當取其博洽，以為敬業之助。諒者友矣，然而純一無偽者，或寡於綜括。士苟敦朴不足，而問學則優。尤當取其問學，以為明道之輔。自聖作

明述以迄百家瑣冗凡有所聞無論巨細而莫非蓄德之資擇若人而  
 日與之親就則終日之群居者非達天知人之賢即信古傳今之士也  
 而交遊無匪人矣由耳目觀記以迄六合杳渺凡有所聞無論精粗而  
 莫非應務之具擇若人而日與之上下則終身之樂群者非博聞強記  
 之士即通明才辨之英也而燕居無淫朋矣士有托守約之說以文其  
 固陋者此必學之通方而緣飾其術以納交吾人進取期于高明勿失  
 聽於寡學而棄閱覽博物之君子也士有藉不多之說以驚於空疎者  
 此必理愧精察而虛曠其事以惑人吾道一貫本具多識勿浸淫於異  
 端而失窮理格物之真儒也雖聞在於友無得於我然與聞者居亦足

以為涵育薰陶之地雖功由於己非待於人然哀多益寡亦足以為開  
 真啟迪之機如是而其益不既多乎  
 讀此益見夫子言多聞處不宜有貶辭

友多聞

郝

○狎大人

郝敬

小人居下凌上。天下之大逆也。夫上下之分至嚴也。小人猶然狎之。安往而不慢哉。嘗謂卑承尊。小役大。謂之通義。賤不事貴。不肖不事賢。謂之大不祥。故名為大人。君子畏之。何也。道在而位在。禮固然而位。若夫小人則不然。無禮義以閑其志。不懲創不知分之當。導無中和以平其氣。不摧折不知禮之當。謹一遇擊。斷之主則退。然自阻。惟大人以天覆地載者。併懔一世。而小人常挾詐用罔。自絕於照臨之中。一遭覆壓之禍。則餒然自喪。惟大人以恢弘豁達者。煦育天下。而小人常舞智玩愒。顛越於包荒之內。剋履之分。毫不可干。逞其無忌之心。而凌厲自用。冒名

一節此蓋與夫子言參問氣不宜而報籍  
 真悔與心辨故吳西真蓋不謂多平  
 不為感育業則之此辭必由於也飛林於人  
 然其多蓋亦與心之也

憲以示武。縱匪彞以觸諱。蓋上有明君。天下欽。景仰而諂慢者。睥睨其間。雖於大人之明威無損。而冠履之分亦幾乎倒置矣。賢愚之等。毫不可踰。恣其不簡之性。而狠愎自遂。背公以撓人主之權。植黨以成游俠之高。蓋上有儀刑天下靡。上奉公。而傑悍者玩弄其際。雖於大人之神明無撼。而賢愚之等亦幾乎盡滅矣。心本附勢。位如大人。亦所欲附。上之而不可得。所私則激其憤排之氣。一變而為侮慢。陽示以王公不貴。晉楚不富。而寔陰蓄不軌之志。心本忌才。上德如大人。尤所深忌。忌之而必欲出其右。則肆其奸詭之說。一流而為放蕩。與其徒出而巷議。入而心非。而內常存陵躐之意。視萬乘而言曰無嚴諸侯也。而自期於惡聲之至。必反視巍。上之尊曰吾何畏彼哉。而托名於我得志弗為天下而有若人。此之謂亂民。

押字有諂幸有傑悍。又有放言肆志之徒。題蘊已盡。予更欲以淡折之氣包蓄此等。

押大人

郝





普矣耳目之所薰陶者無非修身理性之資則涵養純而德性融液以  
此任長人之寄必不至慢使其臣而虐使其民心思之所誘慕者無復  
驕奢淫佚之事則志氣寧而精神收斂以此任輔民之責必能敬以安  
人而和以育衆方其學也聲名以敷之文物以紀之雖非教以愛人之  
方及其成也德性以堅定焉心志以和平焉自足以廓其博濟之量道  
之不可以不學類如此是則偃之所聞於夫子者也而豈獨斬於武城  
之君子乎

學道貼切君子無夸大語理之至者用辭特嚴學及政當于嚴處求  
之

○君子亦有惡

全

郝敬

詳觀聖賢之所惡而公非定矣夫天下公非始於君子也悖理者惡之  
亂正者惡之斯為能惡人者哉且三代之風遠而為惡者無所不懲世  
道人心舉係於士君子之公惡而已吾嘗質諸聖門而得天下之炯戒  
焉蓋天下自有不可違之正理背此而馳者開大亂之階人心自有不  
可昧之真是似是而非者倡誣民之術吾觀惡於夫子而得聖人維世  
之心焉士貴有仁厚忠敬之心亦貴有拘禮通方之見人之所深諱者  
惡而刻薄者每欲稱之也分之所不可凌者上而好事者每欲訕之也  
道之所不容易者禮與智而勇敢者每自僭而自用也斯四者民風所

由偷分義所由素而事幾之所由以敗也。君子為世道慮而不嚴以絕之可乎。是則夫子之所惡矣。吾又觀惡于子貢而得賢人衛正之心焉。蓋智勇正直之德本自有真而愚懦邪枉之失情猶可原。欲彰己之明而遂伺人之曖昧以為先覺則刻矣。欲示己之勇而遂凌人之柔懦以為無懼則悖矣。欲沽己之直而遂摘人之隱伏以為不回則險矣。斯三者心術所以壞。罅隙所以生。而是非之所以大眩也。君子為正道慮而不痛以遠之可乎。是則賜之所惡矣。明此以正罰惡之典。有一於此皆謂此德。誅凶除殘之法所以行也。明此以伸士論之公。有一於此即謂濟惡。誅華罰之議所以立也。人心世道尚有收賴哉。

○我則異於是

二句

郝敬

聖人之所獨得者權而已矣。夫權非聖人不能用也。無可無不可而豈執一者所與同哉。想其自叙以為天下惟理無定在而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故士能守而後可與立。能變而後可與權。吾嘗景仰往哲而因自信矣。蓋逸民之行尚已。吾思儀型其往跡而道不可以強合。則無嫌變通以從道。吾思率循其懿軌而時不可以相沿。則不得按迹以違時。用舍行藏歸於一理。吾處中以順理之自至而動不拘方也。任止久速統太立名目且涉贊詞之一心。吾無心以觀道之所歸而行不踰矩也。事不期同期於比義。本至融而一於可則適。一於不可則莫。吾無適無莫而寄其心於無所。

理路語已盡此二比至中此從義用中兩意似

係累之間也。是則立之所以從義者而已。行不求同，求其適中。本無定而一於可，則過一於不可，則不及。吾無過不及，而委其變於無所偏主之衷也。是則立之所以用中者而已。天下無兩立之理，非匿其端以示不測也。顧事有必至，而吾無預期。究其極，雖終歸於可，終歸於不可。然亦聽其在理耳。何容心哉？天下無不決之幾，非蓄其疑以為不斷也。顧理有必然，而吾無先入要其成。雖不能無不可，然亦順其在事耳。何容心哉？其道亦不外於志與身言與行之間。然執此而棄彼，則吾不為其遇，亦無異於隱與放。清與權之時，然執中而無權，則吾豈敢斯則我之所稱異者，而豈好為立異者耶？

有尾

取其無此題，近套。語意不抹倒，諸逸民尤是。艾千子  
前後可謂玉潤珠圓矣。惜中比仍是時習。此題不作理語，又能微細者正難。

我則異於 郝

百工居肆

〇〇百工居肆

節

郝敬

即藝以觀道而知不專心不得矣夫心不專則業必廢也即工不得善  
 事而况君子能致道乎嘗謂人所以善成天下之事者惟此心而已心  
 純則無精不詣心分則無功不荒求道者在攝此心而要之於成耳試  
 即曲藝推之今夫國家未百工而資其事也則必居之肆而董其成焉  
 何也工在外則業以嬉而荒工在肆則事以專而成心之不可他馳而  
 功之不容作輟類若此矣夫道非君子之事乎則靡不欲致矣學非君  
 子之肆乎而柰何能廢之是必收斂其心思以勵時敏之功久之心思  
 所聚而神化之境可以潛通翁聚其精神以求乃來之益久之精神所

郝敬山稿

會而性命之奧。可以上達外不馳情於紛華盛麗而致。馬擇求精守。  
○此○居肆發意  
求固則外緣屏絕而內志精專。所稱惟精惟一而會道之中。心必由  
之矣。內不分心於多岐物誘而汲。馬知求博行求約則萬誘澄徹而  
百慮歸一。所稱博文約禮而見道於卓也。恒必由之矣。內境朋從惟學  
足以管攝之。蓋心志與理義日相浸灌則放佚之氣自化而覃精研慮  
之後穆然造道之真境矣。豈有好學之士而不終底于成者哉。物交緣  
引惟學足以防閑之。蓋學問與心志日相聯屬則嗜欲之累自輕而優  
游厭飫之中豁然契道之真元矣。豈有得道之士而不始本於學者哉。  
要之有可居之肆而天下又有不稱事之百工則重負于肆有可積之

學而天下又有中道而廢之君子則自棄其學。故知業貴專不專弗精  
也。功貴成不成固終也。有志于道者尚其自勵乎。

談理純密

百工居肆 郝

此皆源不流固猶心齊志于道者其自修也  
 學而民不又瓜中節而顯之哉若限自樂其樂  
 萬之風杜晴

○孟氏使陽

一節

郝敬

大賢於明刑之官而教以恤民之仁焉夫以失教之民而輕於犯刑則  
 其情固有可矜者矣念及此而可以為喜乎哉嘗謂上有善教之君而  
 後下無犯刑之俗朝有忠厚之長而後國無不理之寃魯自季氏以來  
 刑罰不中矣陽膚受孟氏士師之召問於曾子豈其有無訟之思乎故  
 曾子教之曰先王之制五刑五罰也非喜殘民也至不得已而刑之罰  
 之其心固不樂也故昔之為上者教民有道民奉法之心與上立法之  
 意合如是而有犯者其責在民今之為上者教民無道上立法之意與  
 民奉法之心背如是而有犯者其責在上以失教無知之民而當難避

易犯之法以煩苛嚴密之法而乘恐懼無措之民以此思情之可知已  
為士師者而得此乎勿曰發奸擄伏可喜也當念民之罹此果得已耶  
抑有以迫之耶常刑之罔赦雖不能曲為之宥而苟情有可原猶將全  
而生之也是欽恤之仁也勿曰聽斷明允可喜也當念民之遭此果有  
知耶抑有以誤之耶紀法之昭垂雖不能過為之掩而苟情可自伸猶  
將舍而置之也是好生之心也何也得情而矜則必念民命之當重而  
輕重大小自不敢不審得情而喜則必以渎文為廉察而鍛鍊周內將  
無所不至一念之矜喜而民命關焉可不欽哉  
惻然仁人之言

昔者太王居邠

一節

郝敬

觀周王不得已之謀保國不如保民也夫國聚於民也周王始終為民  
而無國有國矣所以委而去之周得上策焉且人君為民而立國民固  
國本也世主特知土地為重乃不度德不量力以與敵人角一旦之命  
而駕禍於生靈以至敵國外侵百姓內怨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古  
之以多難興者莫如太王太王操何術哉蓋策國之道在知已知彼量  
敵入之心可以利餌則不愛珍奇重寶以滿其誅求固所以安國而庇  
民量在已之力可以相抗則不辭背誠一戰以徼倖萬一亦不必倉皇  
而議遷乃太王之事狄人兩者無一焉始而冀其可以保國也故皮幣

犬馬珠玉亦所弗吝而不惜賂遺之費以求一日之安既而知其不可  
自免也故百年世守之土亦所不顧而不爭尺寸之地以殘赤子之命  
蓋力不可敵則效死無益于事不如舉而棄之猶可以保民勢在必止  
則亟戰適以速斃不如率而徙之猶可以再造故耆老一告仁人謀  
愛民之言也岐山一遷仁人汲上為民之心也所以當時走馬避難而  
民無離散之心彼其君民之間固結者深雖涉歷艱險而無往不相與  
以畱存矣是無君而有君也宗社播遷而民無懷土之怨彼其上下之  
間聯屬者素雖流離困苦而無往不與君以共戚矣是無國而有國也  
然則頌仁人而歸之如市豈偶然之故哉向使太王安土重遷則虛府  
庫之所藏不足以充谿壑之欲今日賂窮而明日狄師壓境欲戰則不  
敵欲去則已晚將覆亡不暇而天作之孽誰與過哉滕之事竊似此矣  
事狄是為民遷國亦是為民之從之全在平昔仁義固結非臨時  
一二寬慰父老語感動得人心也文特能見此意

昔者太王 郝



〇〇〇其為氣也

助長也

郝敬

詳論氣之浩然在集義以養之而已夫氣以理直而壯也君子行無不  
 義而剛大之體自生矣養氣者惟務集義哉嘗謂人心之運為氣人心  
 之理為義心者氣之原而義者氣之主也故天下惟內省不疚之君子  
 有常伸之氣亦惟積行不墮之君子無不慊之心知此者可與言浩然  
 矣吾試論之其為氣也可以包天下之劇而舉世莫窺其量臣大矣人  
 勿務以不義小之而極天地間之至重而無不能任也可以植天下之  
 節而舉世莫摧其守至剛矣人勿務以不義屈之則極天地間之至遠  
 而無不能至也天下乃有張皇凌厲自詭於剛大者而不知茲之為剛

配義集義兩比作對可謂微心

大也○氣與理合○而理與氣合者○也故能充塞而無間○不然者○餒而已○天  
下乃又有色○取行違自詭於道義者○而不知茲之配道義也○行與義集  
而義與心集者○也故能心慙而氣生○不然者○餒而已○是心之慙與不慙  
外○閉於氣○故知氣由心運而告子之○勿求則暴矣○行之得與不得○內  
於心○故知心實涵義而告子之外義○則愚矣○以義為外○則必不以義而  
為事○以義非心○則必至以心而謀義○集義者○其必有事乎○其必勿正○勿  
忘○勿助○長乎○其功在不疾不徐之間○故有事而疾○則正不正而徐○則忘  
勿忘而又疾○則助長○有一於此○皆歸於襲戒之○而義自集矣○其心在若  
有若無之際○為事而有心○則正不正而無心○則忘○勿忘而又有心○則助

長○有一於此○不謂之集○戒之而襲○可免矣○誠如是也○又焉有不得之行  
行得矣○又焉有不得之心○則道義可配○天地可塞○剛大之體可復○而以  
稱于天下○曰浩然○不以是哉○

塞天地○照出配義○配義照出集義○即心也○外義者○心無所事○無所  
事○則正忘助相因而至○孟子看出病源○故下節突下必字○又下三勿  
字○文以微心○恭究直詆○孟子立言之旨○詞氣和適○又不必論也○

其為氣也 郝



一代典章參互而稽考之施為之略可槩見矣樂者德之聲王者作樂  
為一代元音而精神心術悉由此宣故作樂即所以昭德而聞樂即可  
以知德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而知帝德之廣運也直而不倨曲而不詘  
而知王德之純一也再始復亂散揚蹈厲而知聖人遭時不利有慙德  
也以至敬心感者直以廉愛心感者和以柔歌雅者靜信歌頌者柔正  
雖不得聖人身心性情竊窺其秘而取舞蹈歌咏紉繹而涵泳之心得  
之秘可槩見矣政在家邦德被生靈則明堂有會同而郊廟有干羽固  
可以考聖帝明主之蘊政不必正形以推尊孔子意尚在下首未試德苟未形則禮從先進而樂各得所  
亦可以闡玄聖素王之幽蓋政一也明王議禮其政飾庸君敗禮其政

散德一也盛國之音安而舒亡國之音淫而靡是君子必辨之也  
一含英咀華可瞻貧學

見其禮 却

○○工不信度

郝敬

臣紀不立而國事可知矣夫法度所以示信也國無信度之臣而法之不行自近始矣何以爲國乎且天下有道一人操紀法於上而百官有司兢兢然奉而守之孰敢有悖王章者至於上無道揆而下無法守矣夫謂之無法守則是恪恭奉職者未覩循良之效紛更約束者亦無舞文之誅由是弊可勝言乎將見上下相蒙懸之象魏者爲彌文之規玩愒成風著之典章者徒粉飾之具摠百揆者以紀綱不足持效庶官者以吏事不足修因循委靡非不知典刑具在然上無發奸之明而下無奉公之志亦深文以相掩而已司紀法者阿徇以縱奸職典守者貪墨

以敢常依違苟且非不知明憲貽垂然上無綜核之主而下無勵翼之心亦因緣以為奸而已始而廢格之誅逃於一人卒之承敝者襲其故以至敝日生而不可止奸日積而不容詰雖有明察之君思起而繩之而巧偽繁茲莫破其欺罔之謀也始知紛更之議倡于一人率之生亂者踵其敝以至文日易而不足吏日議而不定雖有剛斷之君思起而正之而錮蔽以深莫窮其巧詆之自也國事至此將日非矣向使上有道揆則八柄可以馭群下孰無靖共之思下有法守則六計可以稽群吏誰懷顛覆之心然則工之不信度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用字用句皆經緯史漢令人勉為之終不得此雅韻耳

○存乎人者

全

郝敬

觀於人心之符斯不惑於言矣蓋言心之聲而眸子心之符也知眸子之說者可無聽言之失矣嘗謂人之精神浮遊百體故百體皆可徵心徵於口其言可聽也徵於目其眸子可觀也然莫良於眸子乎何者從容譚論口可曲飾而至於瞻視之頃倏忽難掩心術隱伏人所不窺而至於顧盼之間神情最真粹白中完則光明英特之氣溢於顏表蓋正人君子其視端而神朗也內多幽隱則暗迷隱伏之氣露於目眇蓋匪人色莊其神渙而精昏也瞭者不必卜諸言可諒其在中之善即使驟聽其言則善吾尤觀眸子之瞭否也必瞭者與言善者合而後信胸中

郝敬山稿

之果正也。眊者不必聞其言，可知其在中之非。即使驟聽其言，則非尤必觀其眸子之眊否也。惟眊者與言不善者合，而益知其胸中之不正也。蓋其言詐者，其內多疑，若而人倘流盼往來，處避不定，此疑之徵也。吾因得而窮其詐，其言巧者，其氣嘗浮，若而人倘精光溢發，外視不收，此浮之徵也。吾因得而識其巧，挾機械於胸中，則瞻視必至失措，飾利口於人前，其面目自爾難欺。夫豈得而匿之哉。

文以嚴氣味，疑浮兩比，感慨當世，直可廢此相論。

〇〇〇惟大人為

一句

郝敬

大賢論相道，而以正君心者歸之也。夫君心萬化之原也，識其本而格之，此為大人而已矣。孟子意曰：人臣盡言以匡君過，豈不善哉。顧吾以為補過拾遺之勞，非明卿碩輔之事也。何也？用人行政，皆始於君心，言之所及者，今日所行所用，吾得而非諫之言之所不及者，他日更思行而思用吾言，不幾於窮乎？是故功無如格心要也。然以之責於中人，下〇字形大人士其丰采德望不足以動人主之欽崇，彼且狎而玩之矣。必為人主所素不敢玩者，而後邪僻之心銷也。惟大人而已，以之責於左右，近習其奔走承事，素出於人主之氣，使彼且慢而易之矣。必為人主所素不敢

正以淺語代無限深語

人〇不〇能〇以〇四〇

慢者而后欽望之心生也。惟大人而已。天民先覺之望中外。仰之已久。人君有一念之非顛覆典刑者。為能奉祖宗之英靈。以儆覺之久。之雖有弗順之思。洒然變也。不勞而君自怨艾矣。勤勞碩輔之忠社稷。托之以重人君有一念之非疑忌。師保者為能舉天地之震怒。以聳動之久。之雖有不聽之志。翻然改也。不言而君自懲必矣。疎遠之臣有積誠悟主之心。而無以自通。大人坐而論道。從容審勿。可以牧薰陶之益。視之退而思入而言者。其功自神也。直諫之士有繩愆糾繆之節。而其德未純。大人正已率物。過之即化。可以運默奪之機。視之諫而行言而聽者。其功自浚也。君獲從善之益。而無復諫之名。臣有將順之美。而無觸君

之憂。真宰相事也。而區區之間。之謫之。小丈夫之事。君耳。可乎哉。作格君題書。生語不當用。勉效瑰麗。亦泛而無本。此作比擬大人。及正見大人處。皆能推原聖賢學問。又不泛涉。潛孚默奪。諸套語。并適間諸臣亦包蓄在內。此文之至者。

惟大人為  
郝



〇〇有不虞之譽

節

郝敬

兩觀人言之不足信而人當求諸已矣夫言出於毀譽已夫真矣然且

有不虞而得公道本分語求全而至者是安足信哉孟子曰古君子之論人修已也

嘗外考之入言之是非自是非變而為毀譽而人言始不足據矣至於

今尤有甚者夫謂之曰譽則是群衆人而稱一人也疑於公矣聞者曰

其人不誠賢而人言若此乎即不然亦必有心近名而得之耳而不知

天下有素行不修併其近名之心而無之而殊不意令聞一旦加焉者

是何也或愛者私之畏者陽可之一人倡而衆人不察聲遂噴起矣

而要其人初何意有此名也哉此譽之最不足信也吾非謂譽皆然而

安必其盡無耶。謂之曰毀。則是群衆人而非一人也。似乎公矣。聞者曰。其人苟非真不肖人。言若此乎。即不然。亦必無心避嫌而召之耳。而不知天下有生平勵行。正恐犯不韙之嫌。而避之。而殊不意惡聲日益加焉者。是何也。或惡者嘗之。忌者巧詆之。一人倡而衆人不察。議遂紛集矣。而要其人。豈宜有此毀也哉。此毀之尤不足信也。吾非謂毀皆然。而安必其盡無耶。吁。以震世之名。被之匪人。修潔者已孤。為善之心。而退又不免於好事之口。拜天之謗。加於君子。積惡者已售。巧避之奸。而進又獲過情之譽。然則毀譽何足憑哉。吾非謂毀譽皆然。平心靜氣。合乎儒者之言。

○世之相後

餘歲

郝敬

論世於虞周之際。可謂遠也已矣。夫帝王異世。不相襲也。舜文之相後也。千餘歲。將無同乎。今天下所稱不約而合者。蓋近在旦夕之頃。可按迹而擬。遠不出歲月之間。可參伍而同。若舜與文。一生於東。一生於西。非一時而東西。二聖人並興也。前之有虞。後之有周。非相去僅一世。二世之隔也。易姓受名。世歷四代。摠括虞周之間。槩以千歲。而不足道。統相承人。更四聖。粵稽舜文之期。積之千歲。而有餘五百年。一聖是接踵而至矣。繇虞而來。歷夏禹。歷殷湯。其間若五臣若六七賢君。繩相繼。貞元不知幾會合矣。而後乃生文。仰重華而俯文。謨古今人物之淵源。

華是矣。美當千載也。一治一亂。是氣數之變也。繇虞而來。為文命。為允  
殖。其間亂而復治。而復亂。紛。代作世變。不知幾興替矣。而後乃興  
周。邈時雍。以暨咸和。古今時數之沿革。統是矣。美當千載也。時有代謝。  
旦暮之隔。猶今是昨非。况千餘年之遠。往不逆來。後不謀昔。而欲創造  
於太古之前。以遥度於季世之後。則雖有善揣摩者。難必億中矣。勢有  
懸隔。數年之內。猶日異月移。况千歲之遠。往跡已陳。文獻無徵。而欲仿  
佛於歷世之下。以揆合於振古之前。則雖有善傳會者。難免不睽矣。四  
凶不得與崇密同年。而議誅九官。不得與四友同寅。而共事。時有所限。  
舜不意千餘年之後。西土有文岐。豐之民不及見雷澤。河濱之民質成  
之諸侯。不及見朝覲訟獄之諸侯。世有所拘。文不能越千餘年之上。虞  
廷見舜。時使之然也。卒也。中國之行曠。世一轍。乃知聖人之不同者。時  
其未始不同者。道論其迹。瞬息有古今。較其同。萬世而下。旦暮遇之也。  
美千載之是云。

以典重之詞。虛含下意。良繇筆老。

世之相去 郝

○非禮之禮

一節

郝敬

大賢決禮義之真而歸之大人焉。夫禮義自有真是也。似是而非者。大  
 人豈為之哉。孟子意曰。禮義至精矣。語其體。亘百世而不易。語其用。神  
 變動而無方。運用之妙。存乎其人耳。今夫禮義。豈有非耶。豈有非禮義  
 而又名之為禮義者耶。蓋自天下有礮。然小人者。彼見夫昔之人嘗  
 如是。以用禮矣。而曰。禮如是耳。因襲夫已然之文具。以待夫不然之時。  
 勢謂為非。而所執是也。謂為是。而所用非也。世俗以為禮。而君子以為  
 非禮。故從而命之曰。非禮之禮矣。彼又見夫昔之人嘗如是。以處事矣。  
 而曰。義如是耳。因守其決然之小閑。以待夫不然之事。機謂為非。而迹

則是也。謂為是而實則非也。恒情以為義而君子以為非義。故從而命之曰非義之義矣。斯人者蓋拘於昔人之法程而屑以求合。故寧負禮義不敢負昔人。此其識量何甚卑。限於耳目之見解而沾沾以自守。故得其一隅不達於萬方。此其心思何甚固。吾以是諒其非大人矣。若夫大人者不求禮於禮而求禮於中。揆之禮而果中則守常不為之拘。不然者即千萬世之典章可以一旦而改革。豈肯循禮之迹而蒙非禮之譏耶。不求義於義而求義於宜。度之義而果宜則率舊不為之泥。不然者即億兆人之習尚可以已意而更違。豈肯襲義之名而負不義之實耶。何也。大人有進退古今之識量。是然斟酌損益。隨時以處。中有通

達萬變之心思。是能神明變化。用其以行權。非大人而安能免于蔽哉。禮義豈有非。禮義豈可名之為禮義。二語破的。下則揮洒而成。惜大人弗為。白專從更張變革說。未未得平安。

非禮之禮 郝



有他也。古今之交同此一心。純一心以立觀法之準。故衆人碌碌而彼獨不朽。夫亦不朽於此心也。殘忍者虧此心。慢易者縱此心。虛偽者欺此心。惟君子翕聚其精神而常存於天理民彝之內。一于攻入者其心放粗。知自約者其心閒。終身不同者其心分。惟君子收斂其思慮而不馳於客感。應迹之交。天下方紛綸于往來。而君子惟反觀內照。故紛綸往來者卒不得以加君子之身。而君子遂卓越於民彝之中。人情方馳騁於是非。而君子惟守玄執素。故馳騁是非者卒不得以廁君子之林。而君子遂高出于稠伍之上。夫心一也。豈獨君子有乎。使人各存其本。有即君子何以自殊於衆人。使君子喪其所本。有又何以自別於庸衆哉。

竟以下仁禮忠行文。一筆不犯。所謂虛者實之。

君子之所 郝

○○啟賢能敬

之道

郝敬

夏王有令子天意可知已夫敬者凝命之本也敬能以此繼乎其先  
 天或使之哉且人君以身任天下之寄天命人心舉係屬焉是惡可以  
 佚豫為哉此論君德者必先于敬也朱均之不肖朱均之慢遊也禹之  
 子誰乎則啟之賢矣奚以明其然耶禹之繼唐虞而有天下惟其有禹  
 之道耳禹之能繼堯舜之道惟其有祗承之敬耳顧世子當奕葉之後  
 則驕奢之念易生此堯舜之所不能必也而惟啟之於禹父子一心嗣  
 君當明聖之後則作求之功難副此朱均之所不能堪也而惟啟之於  
 禹作述繼美典則之所貽謀後人以佚欲敗之不可也禹方思岳牧中

股法虛員○

郭京山為





○○○伊尹耕於

節

郝敬

元聖樂道於窮而其養定矣夫心有真樂則其守自定也非道非義容  
 得而累之以是諒其無要君之事也孟子辨之曰天下卑賤之行每生  
 於戚々之士彼中有歎然不足之懷而後興覬覦苟且之計無惑乎競  
 進之謀多也若伊尹何如人哉方其未致身於商庭也蓋嘗耕於有莘  
 之野矣窮居之際士之所稱拂鬱也而尹方游神怡志寄興邃古之英  
 躬稼之業士之所稱憂違也而尹方從容自得神遊勳華之域從古蕩  
 蕩則天輕天下而能讓者惟堯也取堯之道而樂之則其心思所會一  
 如天之量矣從古巍々不與處貧賤而若終身者惟舜也取舜之道而

樂堯舜即按○下取與○最切最大

與時策近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堯, 舜, 伊, 尹, 耕, 於, 窮, 而, 其, 養, 定, 矣, 夫, 心, 有, 真, 樂, 則, 其, 守, 自, 定, 也, 非, 道, 非, 義, 容, 得, 而, 累, 之, 以, 是, 諒, 其, 無, 要, 君, 之, 事, 也, 孟, 子, 辨, 之, 曰, 天, 下, 卑, 賤, 之, 行, 每, 生, 於, 戚, 々, 之, 士, 彼, 中, 有, 歎, 然, 不, 足, 之, 懷, 而, 後, 興, 覬, 覦, 苟, 且, 之, 計, 無, 惑, 乎, 競, 進, 之, 謀, 多, 也, 若, 伊, 尹, 何, 如, 人, 哉, 方, 其, 未, 致, 身, 於, 商, 庭, 也, 蓋, 嘗, 耕, 於, 有, 莘, 之, 野, 矣, 窮, 居, 之, 際, 士, 之, 所, 稱, 拂, 鬱, 也, 而, 尹, 方, 游, 神, 怡, 志, 寄, 興, 邃, 古, 之, 英, 躬, 稼, 之, 業, 士, 之, 所, 稱, 憂, 違, 也, 而, 尹, 方, 從, 容, 自, 得, 神, 遊, 勳, 華, 之, 域, 從, 古, 蕩, 蕩, 則, 天, 輕, 天, 下, 而, 能, 讓, 者, 惟, 堯, 也, 取, 堯, 之, 道, 而, 樂, 之, 則, 其, 心, 思, 所, 會, 一, 如, 天, 之, 量, 矣, 從, 古, 巍, 々, 不, 與, 處, 貧, 賤, 而, 若, 終, 身, 者, 惟, 舜, 也, 取, 舜, 之, 道, 而]*

樂之則其精神所赴一不與之衷矣。以彼其心天下其孰能動之何者。恒情內無真能故非道非義之來大之震撼自失而小之浸淫不知蓋。內歎而遂於物也。聖人中有真樂故非道非義之加大者亦藐然若小。天下千駒一介俱見而小者亦儼然若大蓋處一而定於中也。方其樂也惟知有道而一與道違即與所樂者拂而何論天下何論千駒何論一介巨至于不可加而細至於不可辨皆其所浮視而不動矣。方其樂也惟知有義而一與義背即與所樂者違而何論天下何論千駒何論一介已不得以此取於人而人不得以此受於已皆其所固守而不遷矣。惟澹泊可以怡性。彼其樂道歆畝則性真常怡矣。至于尋尺之利多寡之數自澹然視之。

無心而可以觀聖人之養。惟寧靜足以致遠。彼其大小一視則內境常靜矣。至於功名之會去就之幾皆卓然得之幽定而可以卜聖人之用。曾謂若而人也。而有要君之事哉。出處不明只看不破。天下一介無大無小見定守明方是樂道起處。便從堯舜提挈取與大義見先輩立言有關係如此。

伊尹耕於 郝

○○孔子進以禮

有命

郝敬

觀聖人進退之節無心於得者也夫進退者士之大閑也以禮義盡之

已而以得失俟之命孔子之進退如此孟子辨人言之誣有曰志士不

恃道以辱身哲人不違命以徼倖而况大聖人之出處乎柰之何有好

事者之謬也古氣如鹿門蓋孔子當春秋用舍之際其身處進退得失之交多矣以

予所聞豈苟於自試者耶揖讓莫大乎禮士之所以防輕進也恒人處

利達則競趨孔子見其可而必閑之以禮果確莫大乎義士之所以明

知幾也人情處廢棄則依違孔子知其難而即決之以義其進也三讓

而就然不以讓於進者讓於退也蓋禮在進則為雍容而在退則為濡

遲矣其退也一辭而去然不以處然退者處然進也蓋義在退則為勇  
決而在進則為急功矣夫如是則得失之際亦無心也孔子何所見而  
為此哉以為吾身之進退雖屬之天而吾道之窮通則係之天其進也  
見為得然而得即命也命在必得雖使吾循上守禮退讓不前猶然得  
也何必廢禮而輕進也其退也見為不得然而不得亦命也命在不得  
雖使吾亟上干進自小便倖猶然不得也又何必畏義而難退也雖孔  
子非必取決於命而後循禮然因是而益信孔子不肯為無益之進雖  
孔子非待折衷於命而後守義然因是而益信孔子不肯逆難必之天  
其斯以為孔子哉彼謂主癰疽侍人之說者異乎吾所聞矣

有尾

禮義入有命最難順叙仲與用以為二字又不失述者口氣

孔子進以 郝

○伯夷聖之清

節

郝敬

四

大賢各擬古人之聖而以天道名至聖焉夫時者天之道也聖於此者  
惟孔子而已三子之以清任和名也非若是班矣孟子以為士如取必  
于為聖而已見定於已而功要於成隨所至而皆可以名聖然而君子  
不願者謂所以從已而非所以從時也吾即三子與孔子論焉夫聖者  
不勉而中之謂也如其不勉則無論廣狹均為聖矣亦造其極之名也  
如其造極則無論同異均名聖矣故伯夷其聖之清乎蓋天下修潔之  
士常有而或未免一疵之汚彼其慶橫政橫民之世而儻然不滓雖善  
自澡雪莫加此已以是為聖于清也伊尹其聖之任乎蓋天下大受之

士常有而或未免一物之遺。彼其舉斯世斯民之重而毅然兼濟。雖善  
自負荷。蔑加此已。以是為聖于任也。抑下惠其聖之和乎。蓋天下渾厚  
之士常有而或不能釋然于難堪之過。彼其處困窮爾我之際而怡然  
兩忘。雖量極濫容。蔑加此已。以是為聖於和也。之三子者。其所見各有  
定主。而吾擬之各有定名。若吾孔子。吾無能名矣。強而名之曰時乎。蓋  
清任和之極。由已執者也。而任止久速之機。由時生者也。彼其同運於  
陰陽而先無所迎。后無所執。妙合夫適來之期。是聖人之時宜也。觀變  
於自然而過而不留。設而不有。適協夫相乘之數。是聖人之時中也。故  
命之曰時。天道以此而成。莫大之變通。而五氣迭運乎其間矣。彼四時

是歸胡契用語

者分時者也。聖人以此而運不測之神化。而衆理貫通乎其內矣。彼三  
子者各一時者也。烏得與孔子較偏全哉。  
前叙四聖。此列斷案。孔子句雖當側重一二語。不宜便露優劣。玩未  
節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可見。

伯夷聖之 郝

〇〇〇仕非為貧

全

七

郝敬

君子為祿而仕亦不苟於仕也夫貧而仕非君子之得已也猶必委曲  
 以稱職豈苟焉以得祿而已哉且君子之仕行其言也行其道也是故  
 居高位而不讓受厚祿而不辭者有言高之責而當大行之會也乃君  
 子胡為而有為貧之仕哉蓋方其道與時違言不用道不行已非仕可  
 之日而朝不食夕不食不無免死之憂故君子而有為貧之仕也非得  
 已也亦猶娶妻者之為養耳然以其貧也而後焉以糜君之祿乎不敢  
 也一命之寄瘡石之需聊取之以自給以其仕於貧也而苟焉以曠已  
 之官乎不敢也抱閔之後擊柝之司將借之以效勞何也食人之祿者



敬人之事。祿薄則事簡。居君之位者，供君之職，卑則易稱。故孔子一  
仕為委吏，而會計之外，無餘事矣。再仕為乘田，而牛羊之外，無餘職矣。  
責之以盡言，則身未厠於高位之尊，含默自守，而不謂之固寵望之。  
行道則身未立於朝廷之上，醇謹無為，而不謂之負君。不然，責委吏乘  
田之賤，而譚君國子民之猷，是居下議上罪之招耳。鄙人擊柝之卑，  
而希尊位重祿之榮，將道與時違，耻之媒耳。然則居卑貧者，其免於罪  
乎？辭尊富者，其免於耻乎？此為貧而仕者所當知也。不然，亦非君子  
之所去者，而肯苟且以得君之祿哉。  
末節轉出立人本朝句，難合題意。此文於孔子為委吏乘田見得識  
有尾

上為罪，不行道為恥，不如守其為貧之常，可以免罪與恥。通篇只是  
迎合仕非為貧句。君子處亂世，當窮厄，一日不廢道如此，上聖賢之  
學所以貴于天下也。

仕非為貧 郝

○○乃若其情

至末

郝敬

因情以知性。雖聖人不能易也。夫情性之發也。今人不以情善觀性。而以不盡之才罪性。亦異乎詩與聖言矣。孟子告公都子曰。世之言性者。亦各有據也。以為不善。天下固未有生而無秉彝之人。以為至善。則天下又真有濟惡不才之人。無惑乎衆說之紛々矣。吾將安所折衷而曰性善哉。蓋今之言性者。其弊有二。一則執杳然未動之體。以探其存。則隱而難測。一則據紛然已汨之用。以觀其外。則雜而失真。惟夫隱而初動。是性方出。而與物交之情也。此其際。雖不才之人。能有不善乎。過此以往。而為不善。則非其人本不才也。陷之也。動而未彰。是情與性初離。

之境也。此其際既無不善之為。又安得不謂性善乎。過此以往。以不善終。則非其才獨兩殊也。溺之也。世不皆居仁由義之君子。而皆有惻隱羞惡之情。乃所謂性之有仁義也。世不皆崇禮致智之君子。而皆有恭敬是非之情。乃所謂性之有禮智也。人不思其所固有。而指已性為外鑠。吾故以為今之言性者。愚也。人不求充其所以能為。而以不齊罪其才。吾又以為今之論性者。偏也。何也。世未有情善而性不善者。驗諸既始有感之後。而天下皆有好德之情。世亦未有性不善而情自善者。原諸既始有生之初。而天下孰無秉彝之性。謂有是生。而無是生之理。非上天生物之心也。此雖不必徵諸情。而性善可知也。謂無是秉彝哉。

而乃有是懿德之好。非由中達外之常也。此尤占諸情。而性善益信也。一質諸詩人。而其說有徵。今人信詩詞。不如信人言。則惑矣。再質諸孔子。而其說不能改。今人信孔子。不如信三說。則悖矣。然則吾子宜何信哉。

選長題以簡短易使如題起伏。中題之節言有餘情。則非大家不能。

乃若其情 郝

○○夫仁亦在乎

一句

郝敬

論為仁者在成其美而已矣夫仁美德也不熟而可以言美乎哉是以君子勿務為浮慕也孟子意曰今學者莫不言仁矣雖有天下悖德之人而語之以仁皆艷然羨之何者誠知其為美也以予論之夫所謂仁之美者豈徒以一念感激之私偶有所契合而遂謂之美乎豈徒以一時操存之功有心於矜持而遂謂之美乎吾知論其理精粹醇懿而渾然無一疵之雜然後謂之仁論其功人泯天定而純然無強制之勞然後成其美視聽言動之非禮不但克之而已也克之以而五官之運融為道真以至感遇醇酢無非天機之周流貫徹而仁者之無私斯為純

醇字宋儒之言

全而無虧欠矣。克伐怨欲之私心，不但制之而已也。制之以而方寸之中，化為自然。以至幾微隱約，莫非天理之醞釀，漸漬而仁者之無欲，斯為融液而無留滯矣。外合而內離者，其弊襲始勤而終怠者，其功廢一理合內外貫始終，而後片長小善，不得與吾仁較大小也。後事而先得者，其功襟暫存而忽亡者，其機息一心融得失，通久暫而後微行小閑，不得與吾仁論醇疵也。何者操之為仁，舍之為不仁，不熟者介於一操一舍之間，非仁之完體也。依之為仁，違之為不仁，不熟者介於若依若違之際，非仁之純機也。故曰在乎熟之，今之為仁者，浮慕其名耳，安在為美哉。○熟字中有王伯天人之辨，末語殊深厚。

○ ○ 羿之教人

全

○ ○ 射

論授受有定法，雖善者不能違也。夫法者所以適於道之路也。雖有善教，莫能易之。而學者能無從哉。是故君子觀藝而知道矣。孟子曰：吾人以道游天下，豈故欲規，然守陳迹而不窮之杳渺之域哉。然而必緣法而進者，何也。蓋法之從來久矣，道無形者也。外邇之渾淪磅礴，則空虛無憑，而法所以為之據。心無定者也。內求之懸想測度，則恍惚無歸。而法所以示之依。其猶射之有彀乎。匠之有規矩乎。勿論拙射矣。今使巧而羿者，進其徒而教之，宜不若衆人之拘，矣。而志彀之法，羿必不能易焉。羿且不易，而學羿者能易之乎。蓋射未有不引滿而坐收命中。

之巧者所稱如破之能貫革之力亦惟據此以精之而法初不廢於射也勿論拙工矣今使巧如大匠者進其徒而教之宜不若衆人之庸矣而規矩之法大匠必不能改焉大匠不能改而學大匠者能改之乎蓋工未有不信度而能收成器之利者所稱得心之妙善事之能亦惟守此以改之而法初不廢於匠也何也法者於難易高下之間而酌之中法一定能者不可亢之而高不能者不可卑之而卑故教與學各期如法而止也法者於紛紜盤錯之中而通之準法既具耳目竭而有繼耳目者心思竭而有繼心思者故教與學相須於法而傳也舍此而言教則接引無地舍此而言學則從入無心手和細如作學庸題門是必不得之數也人奈何輕棄法哉

○○○三子者不

必同

郝敬

仁不尚同即古人可推矣夫古之言道不同者莫如三子而其仁則一耳何必求同哉孟子告淳于髡曰仁非一隅之理也其妙用在心而其變通在時按跡而求合非所論仁也是故從古稱仁人莫如夷尹惠即吾子豈得而謂三子有一不仁乎必不然矣然從古稱道殊亦莫如夷尹惠則吾子亦將責三子以道必同乎又必不然矣蓋不同者道嘗與時變易以各行其志而同歸者理皆順應無私以合天之公故世稱三子皆曰仁人良不貴同耳而何疑於君子乎有忠君愛國之心即可以諒其肫懇之懷至於遇有不齊出而為君處而為身為君者愛君而為

身者自愛也○皆仁也○何必同也○○聖○賢○之○心○如○是○如○是○○有悲世憫時之意○即可以信其惻怛之  
忱○至于時有不合○始而為人○終而自為○人者愛民而自為者愛道也○  
皆仁也○何不同也○仁不論爾我論爾我無私之心○故或數人而彼此不  
同○既不能樂責於三子○仁亦不論先後論先後當然之理○故或一人而  
始終各殊○又何病乎君子哉○不然先名實者遂不自為後名實者終不  
為人○是執清以議任○執任以訾和○執任和以非清也○三子將不得為仁  
人乎哉○

於仁字獨見其大○於天理人心推行用世本懷一語可當千萬語○

○萬物皆備於我矣

郝敬

大賢論人直指其全體焉○夫我非自我也○萬物備而後成我○人勿務自

小哉○孟子意曰○人心之私起於視己之為己○而視物為非己○故自便自

利之計生○而天下始交相隔越○大道為公之風泯矣○吾試明己之真體

焉○今夫人之具此形色○則曰是我也○非物也○斯誠然矣○其視萬類○則曰

彼自物○非我也○斯亦然矣○抑不知我之為我者○豈徒以其塊然之形○無

所周流貫徹而為我乎○試思夫日用酬酢萬境通而百為著者○誰也○抑

豈徒以其冥然之氣○無所凝承稟受而為我乎○試思夫虛靈不拘含萬

感而搃群動者○誰也○一事非吾有則宜觸之不通○今自有形以上大塊

以下何者非人心之聰明所能括而思慮所能周者乎。是心雖我心實納宇宙民物於中而無不足也。我之包涵然也。一理非我有則宜悟之。不入。今自上古而來。斯須以往。何者非人心了悟所能及。而精神所能聚者乎。是性雖我性實通。上下古今為一而無弗具也。我之統體然也。盡人盡物而後謂盡我。安人安百姓而後謂脩我。蓋萬物合為一理。而我已完具一理。故我之能備物猶物之能備我而已。參贊位育皆我之性情。裁成輔相皆我之功化。蓋萬象同出太虛。而人心已有太虛。故我之與物通猶物之與我通也。是知我雖有介然獨立之體。而獨立者我之邪廓必內忘己形。而後與萬物通。物雖有截然不相附之體。而不相附者不能強合。必外忘物形。而後與我通。夫人勿以我自我也。始可與言我矣。

一事非吾有則宜觸之不通。一理非吾有則宜悟之不入。此數語確然見道。不當作文字觀。鄒文莊對陽明先生曰。滿街皆是聖人。人駭此言。請以此文示之。

萬物皆備 郝



然則真不學亦非不學也。夫愛敬之心，仁義之理，  
 固已存於人心之中，而人之所以不能盡其性者，  
 由於不能致其心也。故曰：心之於理，猶水之於魚也。  
 水之於魚，魚之於水，猶心之於理，理之於心也。然則  
 不學不慮，而皆能有之，不可以識仁義之真體哉？  
 孟子意曰：仁義之理，固已存於人心之中，而人之所以  
 不能盡其性者，由於不能致其心也。故曰：心之於理，  
 猶水之於魚也。水之於魚，魚之於水，猶心之於理，  
 理之於心也。然則不學不慮，而皆能有之，不可以識  
 仁義之真體哉？孟子意曰：仁義之理，固已存於人心  
 之中，而人之所以不能盡其性者，由於不能致其心也。

○○○人之所不學

全

郝敬

大賢論仁義為固有，即其共知共能者推之也。夫愛敬之心，仁義之理，  
 也不學不慮而皆有之，不可以識仁義之真體哉？孟子意曰：仁義之理，  
 會於吾性，而運於知能之外，仁義者未知仁義之本於愛敬而愛敬，  
 之原於固有也。吾試推之，蓋仁義公共之理也。必天下統同無間之情，  
 而後可以言天下之公理。必人心無思無為之良，而後可以言天下之  
 公情。是故能取必於學，則學者能而不學者不能；非達天下之能也，而  
 惟良能則不學皆能焉；知取必於慮，則慮者知而不慮者不知；非達天  
 下之知也，而惟良知則不慮皆知焉。天下未有能不生於學者，而愛親

敬○長○之○能○則○實○不○待○於○學○雖○孩○提○能○之○矣○天○下○未○有○知○不○生○於○慮○者○而○  
愛○親○敬○長○之○知○則○實○不○待○於○慮○雖○孩○提○知○之○矣○孩○提○且○能○而○達○之○天○下○  
何○有○不○能○之○人○孩○提○且○知○而○達○之○天○下○何○有○不○知○之○人○即○是○不○可○知○仁○  
義○哉○故○人○皆○以○愚○育○一○世○為○仁○吾○獨○以○愛○吾○親○為○仁○何○也○愛○達○之○天○下○  
必○人○心○之○真○愛○人○心○之○真○愛○是○即○民○胞○物○與○之○本○矣○不○然○一○人○愛○一○人○  
不○愛○亦○人○生○以○後○之○客○情○耳○不○得○謂○良○而○可○謂○之○仁○乎○人○皆○以○裁○成○一○  
世○為○義○吾○獨○以○敬○吾○兄○為○義○何○也○敬○達○之○天○下○必○人○心○之○真○敬○人○心○之○  
真○敬○是○即○正○民○利○物○之○原○矣○不○然○一○人○敬○一○人○不○敬○亦○人○生○以○後○之○私○  
情○耳○不○得○謂○良○而○可○謂○之○義○乎○蓋○論○仁○義○之○本○末○天○不○以○理○私○人○自○

大○公○于○天○下○故○論○仁○義○之○真○體○惟○其○無○間○于○天○下○乃○謂○之○仁○義○今○人○離○  
愛○敬○以○言○仁○義○而○仁○義○始○為○一○人○之○私○矣○以○一○人○之○私○言○仁○義○而○仁○義○  
始○待○于○學○慮○矣○豈○吾○所○謂○孩○提○之○性○良○知○良○能○者○哉○

先○從○學○知○慮○能○挈○不○學○不○慮○又○從○天○下○知○能○繇○學○慮○挈○愛○親○敬○長○從○  
天○下○無○不○知○無○不○能○挈○仁○義○題○中○理○足○而○法○備○然○非○作○者○精○心○考○索○  
終○屬○偏○見○如○此○承○接○如○此○轉○換○如○此○深○微○當○為○理○學○家○第○一○手○

人之所不

郝

夫道至孔子而會其極矣。然  
 其大也有本焉。志道者可一蹴而致哉。孟子蓋願學而達矣。故言曰。從  
 古斯道之傳。自孔子而集大成。吾嘗博觀其統會。深究其發端。用力於  
 深造。而知聖道之妙。與進道之方矣。蓋其德高百王。而學本一貫。吾不  
 得而名言之矣。試擬諸其所登。上東山。則魯邦百里之地。失其大。蓋魯  
 地未有高于東山者。孔子超然據魯之上。魯安得不小也。登太山。則天  
 下四海之內。失其大。蓋天下未有高于太山者。孔子又巍然出天下之  
 上。天下安得不小也。論淵源之自。天下惟海為衆流之會。觀海水而視

○○孔子登東山

全

郝敬

大賢極贊聖道之大。因戒學者之窮大也。夫道至孔子而會其極矣。然

其大也有本焉。志道者可一蹴而致哉。孟子蓋願學而達矣。故言曰。從

古斯道之傳。自孔子而集大成。吾嘗博觀其統會。深究其發端。用力於

深造。而知聖道之妙。與進道之方矣。蓋其德高百王。而學本一貫。吾不

得而名言之矣。試擬諸其所登。上東山。則魯邦百里之地。失其大。蓋魯

地未有高于東山者。孔子超然據魯之上。魯安得不小也。登太山。則天

下四海之內。失其大。蓋天下未有高于太山者。孔子又巍然出天下之

上。天下安得不小也。論淵源之自。天下惟海為衆流之會。觀海水而視

郝敬

衆流祇覺細矣。論百家之學。天下惟聖門為群言之衷。遊聖門而觀群言。祇覺卑矣。源遠流長。江漢之澤。洋溢乎古今。情深文明。秋陽之輝。昭格於上下。蓋水有源而後有瀾。日月有明而後有光。吾於是而知孔子之所以大也。願學者其必若流水之有漸哉。仰其高則志在企及。然志不厭高。功不厭卑。漸俟夫篤實之後。光輝漸著。而後高可企耳。不然彼其高非無本。而刻意以凌之。容可達乎。見其深則志在研窮。然志不厭深。學不厭近。徐待夫充實之後。英華漸露。而後深可及耳。不然彼其深非無本。而懸想以測之。容可達乎。蓋孔子能自處其大。不能舉其所以大者示人。故論道者貴探其本。天下可以見孔子之大。不可即其大者以為學。故學道者貴知其序。然非孟子善學。烏能揄揚至此哉。言山水日月。又言流水。文氣錯綜。渾合無間。作者於其中。強立名相。補綴串插。所謂狗象失真。此作大言高論。只從聖道大而有本。向挈作源頭。如題控制。精華昭燦。真有河漢在上。川嶽在下之象。

孔子登東 郝

○ 君子之志於道

二句

郝敬

有志於聖道者必由美而進也。夫道至孔子尚已。然匪成章則不達。而君子可徒以其志為哉。孟子蓋願學而有得者。故曰聖道之不行於天下也。無志者畏難而自阻。有志者刻意而無序。顧有志而刻意。猶之夫無志而畏難者耳。所貴志道者。宜何如。彼學有所謂成章者。是內境充實。下學之終。而外境光輝。上達之始也。神化如孔子。去充實而有光輝。遠矣。有志之士。則曰吾直窮其神耳。而不知由美大以盡神。則神不可思。曰吾直求其化耳。而不知由明著以基化。則化不可為。道誠高矣。仰其高。則志在尚友。然志不厭高。功不厭卑。苟和順未積。英華未露。雖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山', '水', '自', '有', '志', '於', '道']*

意強合為亢而已。道誠深矣。見其深則志在研窮。然志不厭深。功不厭近。苟真積未久。日章未著。雖極意搜索。為僻而已。太山滄海之盛。自非委靡之至者。孰不思向往。吾不患天下無志士。而獨患有志者。驟意進取。效孔子之玄妙。莫測而指文章為粗迹。則馳於空虛耳。流水日月之趣。自非昏庸之甚者。皆知興起。吾不病士之無志。而獨病有志者。凌節失序。見孔子之道大德宏。而指形外為餘緒。則驚於荒唐耳。蓋孔子以其大者自得。非以其大者率人。可見孔子之大。而不可即其大者為學。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善學者貴知序而已。

善言聖人之學

〇〇聖而不可知

一句

郝敬

人之至者。人不得而測也。夫不測之謂神也。聖而至此。其又聖之極與。

嘗謂天下惟理之可知者。然後責人以可至。故語人極自聖已耳。然吾

能必聖人之為至人。而實不敢必。凡為聖人者。遂皆不可知也。何也。聖

以言乎不勉也。苟能不勉。即一偏皆是。抑又有全體渾然者。此何可測

其所存是。又謂之合一。合一者。謂之神也。聖以言乎極至也。苟能請極

則反身皆是。抑又有生而神靈者。此何可窺其所運。是又謂之不測。不

測者。謂之神也。論功用。君百里而有天下者。聖矣。彼其行以義施。以仁

吾知之也。乃有匹夫抱玄德而使天下悅。人心歸。然且恭已無為者。此

只是是一意。衍作數語。自爾古逸。

此題無定語。得此確然之論。千聖分量俱。

郝敬

非有神焉以行之而若是乎。果孰得而知其風動之自也。論道德可以為萬世之師者聖矣。彼其清則清和則和吾知之也。乃有一心集大成。以至。上律天下襲地。雖欲從之末由者。此非有神焉以宰之而若是乎。果孰得而知其學師之自也。斯文既啟以來。則聖有循入之路。斯文未啟之先。誰為知之。而誰為行之。想繼天立極之聖。闡性命而破天人。非若凡為聖者之可踐迹而求也。其真天聰明之盡。與鬼神同其幽遠者。哉。洪荒既闢以後。則聖由效法而入。洪荒未闢之始。誰為作之。而誰為述之。想開物成務之聖。運經綸而行變化。非若凡為聖者之可循迹而擬也。其諸會元運之精。與造化同其於穆者。哉。蓋自古有參天兩地之聖。而又有生天生地之聖。不得謂易則易知。而遂謂凡聖皆可知。天下有聖人之所可知。而又有聖人之所不知。不能不得謂人止于聖。而遂謂聖不進于神。要之此非人謀也。天也。君子言人不言天。故學道者言聖不言神。

專從顧學孔子為行文之要。後云斯文未啟。洪荒未闢。孔子的在何位。此又似寬說再詳之。

聖而不

郝

○○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

郝敬

大賢論道而於知要者善之也。夫道不可以無本施也。由約以為博，斯道之所以稱善乎。孟子意曰：學者之患莫大於不知要。今之求道者，奈何獨篤於博耶？飾其末而踈其本，非術也。抑知道固自有善者乎？何則？道有所謂守者，從其所挾持而名也。是施者之歛其緒，故不嫌於精微。道有所謂施者，從其所注措而名也。是守者之洩其藏，故不嫌於宏濶。施不從守出，則施為襲取，必握之有本，而推之不禦，然後為天下之訖謨。博不由約生，則博為泛濫，必卷之無內，而舒之無外，然後為天下之嘉謀。世方鋪張，以示兼濟，我獨闇然玄嘿，以凝神於一人。且謂未必能

看他如題處



施也。卒之玄嘿之中。經綸以起。舉鋪張所不致者。執機而馳。有餘略焉。是託小以包大。存神過化之道也。善也。世方粉飾以希遠大。我獨確然淳固。以抱真於內。人見謂未必能博也。卒之淳固。所含變化自行。舉粉飾所不及者。秉樞而運。無弗達焉。是在中以制外。端本肇末之道也。善也。將觀其涵養。既非有体而無用。蓋勤思遠略者。勞而罔功。而茲能本蘊藉以為敷布。則事不勞而其績自凝。非經濟之良法耶。將觀其措置。又非得用而遺體。蓋執極不變者。或失則固。而茲惟本施為以究學術。則功雖遠而其基常定。是非學問之要方耶。何也。道苟不守。而可以驟施。亦君子所樂為。然未聞不篤近。可以舉遠者。故必能守之施。乃為善要矣。

施道苟不約。而可以該博。亦君子所甚便。然未聞不舉此。可以加彼者。故必能約之博。乃為善博。今之求施博者。而不反諸其守。亦可謂不知要矣。

如紫陽大學序。又如伊川易傳。布帛菽粟之言。可以使人不飢不寒。

守約而施 郝



今將起之此豈易副哉念及道心微而難著念及人心危而難安胥望  
之爾舜矣望之隆故倣之深也天下至安者君其至危者亦君遺爾舜  
以安是即投爾舜以危危者易防而危伏於安者兢兢乎可懼也天下  
至逸者天子其至勞者亦天子遺爾舜以逸是即畀爾舜以勞勞者易  
辨而勞切於逸者紛紛乎難理也愚者以為恣睢之具而聖人抱不測  
之深慮不肖者以為榮顯之地而聖人動倣予之遐思故不特聞其告  
戒之旨而一言咨嗟隱然有畏天悲人之懷不必聆其叮嚀之訓而一  
念慨嘆凜然有遺大投艱之想唐虞授受之際蓋如此  
其老勁全類古人

程